

天笑主任

星期日

第九號



THE SUNDAY No. 9.
行發局書東大海立

投稿簡章

- 一 本刊歡迎投稿文體以白話為主但筆記小品亦酌用文言之稿
- 一 本刊投稿暫收短篇
- 一 稿末請註明姓名住址以便通信
- 一 投寄之稿如欲寄還者須附郵費及掛號費
- 一 報酬由本社酌定不先函商惟概酬現金如却酬者請聲明
- 一 投稿揭載後著作權為本社所有
- 一 投稿者請逕寄上海四馬路大東書局轉交星期社收

THE SUNDAY,

本 刊 定 價

費 郵		定價	冊數
外國	日本	本國	一冊
四分	三分	一分	半年
一	七角五分	二角五分	全年
元二	元五角	元四	全年
元			全年

廣 告 價 目

等第	特等	上 等	普 通
全 面	四十元	三十元	十五元
半 面		十六元	八元
四分之一		十二元	六元
			元

廣告概用白紙黑字如用色紙或彩印價目另議連登多期價目從廉欲知詳細請至上海四馬路大東書局面議



星 期

第九號

民國十一年陽曆四月初四日發行

編輯者

吳門 包天笑

發行者

大 東 書 局

印刷者

大 東 書 局

總發行所

大 東 書 局

上海四馬路中市

電話四二四二

陸廉夫先生畫秋星閣圖

秋江隱居入勝軒窗開松風寄性客八
 萬中開獨出一池寒碧浸疎星
 丁巳夏四月仿趙孟頫畫松風閣詩就
 秋星閣名之矣長江隱居先生陸廉夫



秋星閣藏

南潯之尼妓



南潯乃有一種尼而妓者亦惡風俗之一也相君之面儷然一笄者相君之背則髮短而心長也



星期第九號目錄

病了

奉直戰爭中之輓聞
上海英工部局的一封信

嫁後

一銅圓之金戒指

小智囊

黑暗的野路

一個女攤販家

一笑

交易所之識

戲院

中之名片

德便

滑稽問答

兄弟

失和問題

盛出

喪問題

亥易

所現形記

兩條

道路

印度

人生殖若鬼子

柏林

之客寓

求幸福齋

天意偶

微廣卓

清瘦

樂愛

顧梁

偶身

葉振

馬身

西河

老漁

卓主

芬意

聖勞

琴樓

笑芬拾

波主

波主

波主

波主

波主

波主

波主

波主

波主

波主

波主

波主

波主

波主

波主

波主

波主

波主

波主

波主

波主

波主

波主





病了

天笑

一個四月裏的天氣。薔薇已開了。滿院似圍了一架錦繡屏風。在那粉牆的一面。縹緲生道。這一春又草草的去了。記得昨天和蕊雲臨別的時候。他有些兒頭痛。累得我。一夜翻來覆去。也沒有睡穩。今早務必瞧瞧。他去起身。瞧瞧書桌上。一隻小石鐘。已經九點多了。疾忙到蕊雲那裏來。

剛上扶梯。踏進樓中間。只見滿屋子靜悄悄的。一個小丫鬟珠兒。正坐在一張沙發上。打盹。地下放着兩盆珠蘭。我略把脚步放重一些。珠兒便醒了。揉着眼。

晴說。二爺怎麼這樣。早四小姐還睡着呢。我問。這花搬出來。做甚。珠兒指着裏房。說他嫌這花氣太重。又輕輕的道。昨夜又發了一個寒熱。渾身痠痛。我抽了半夜。又有些兒咳嗽。您瞧瞧他去罷。

我那時。揭起玫瑰紫絨的門帘。蹣手蹣腳的進去。防他剛纔睡着。就被我驚醒了。幸虧地衣厚。沒有一些兒腳聲。走近梳妝臺前。只見他裹着一幅妃色華絲葛的輕棉被。兒面朝裏。牀而睡。將半彎雪白的膀子。盤在枕上。又帶着一隻澄碧的翡翠釧。戒綠得可愛。

病了

他雖朝着鼻牀却從銅牀的鏡屏中已瞧見他星眼微矇香腮帶赤知道寒熱還沒有退因輕輕的握着。他玉臂想塞在被兒裏誰知剛一動他便嚶的一聲醒了。

醒時微微噓了一口氣翻過身來一手握住我的手說你多早晚來的怎麼今天起身得怎地早我說昨天回去時候聽得你說頭痛回去也睡不着怕你病了記掛着來瞧瞧你聽阿珠說果然昨夜發熱了他皺着眉搖着頭道昨天晚上你回去以後頭痛腰痠竟要哭出來了可憐只有個小丫頭他又是渴睡得要死後來索性教他去睡了我眼睜睜瞧着天明他說時眼圈兒紅了便在枕頭旁邊找手絹兒一時

又咳起嗽來我連忙把袖管兒手絹給他他擦了擦眼睛只無聊的拽着手絹的邊細細的看我說此刻額上微有些汗意怕是要退涼了手伸在被兒裏去罷他仍一把抓住我的手說你摸摸額上還熱嗎我說你手心還火熱我手冷怕冰了你說着便把嘴唇向他額角上搨了一搨說還熱咧別受了風想是你前兩天少穿了衣服冒了寒呢今天別起來罷他點點頭道大概是重傷風只怕要傳染人你別近我罷我說不妨他道你喚阿珠進來我要漱漱口我道漱口不必喚阿珠我來給你漱口水罷他也不說什麼我便在熱水瓶中倒了一杯溫開水取過銀唾壺一手微扶他的頸脖子一手授過漱口杯只見他

持杯在手。髮顫不已。恐怕水潑在被兒上。我連忙接過來。他便就我手中呷了一口水。吐在唾壺裏。喘噓噓的道。口中很發膩。只怕內熱重。有氣息了。我想還要刷牙。我說等一刻兒。罷待停刻退了涼起來再刷也好。

他這時一個頭暈。趁勢就枕在我膝上。星眸微微的闔了半晌。他自己帶喘帶笑的說道。怎麼我如此沒用。只發了一個寒熱。好像一些兒氣力也沒有了。我梳理着他線亂的前劉海髮。說你要自己保重啊。你身體素來虧弱。要自己知道保養。不能和他們爭勝。他們身體比你強。你却喫不住。他道我何嘗自己不保重。穿衣服我便比人家穿得多。

我拈着他小短衫的袖子。說這薄薄的衫兒能有多少暖氣。還不如一種薄的佛蘭絨好。他笑道。這天氣還能穿薄佛蘭絨嗎。你不呷我裏面還穿着小汗衫兒呢。說着捲起袖子來。給我瞧那時胸前兩個紐子。沒有紐好。微露玉雪。我一面給他紐好。一面說胸前最吹不得風。怎麼如此不小心。他道我夜來咳嗽。紐扣太緊。特地解開了。略為好些呢。

方紐紐扣的時候。我手觸一物。掏出來一瞧。是一個金鎖片。上有他的小名。我說這個撈什子不帶他罷。冰涼的貼着肌膚。有什麼好處。他不肯搶着塞在胸口。也不說什麼。他道。我想着了。前天我洗了一個浴。似乎冒了一些風。只怕因此便感冒了。我道你怎

麼三天兩天就洗浴怎麼不傷風他道發一個寒熱
也不算什麼事不生大病就得了

我道你還記得去年清明時節在雨花臺放風箏那
天風狂如虎你却又高興極了歸來又遲了一些到
夜裏滾燙的一個寒熱半夜中又胡說胡話起來把
人嚇得要命一連三天沒有退涼到第四天寒熱纔
退這也是受了風寒起的他把頭插在我懷裏歎了
一口氣道去年怎能和今年比呀倒不如去年一病
死了乾淨了許多多活一年就多了許多煩惱多了
許多傷心說時一滴晶瑩如金剛鑽一般的淚珠兒
正滴在我一件淺灰色嗶嘰夾袍子上他怕再滴上
淚痕就用手一擦仍睡到枕頭上去

這時珠兒剛進房來我說珠兒你舀一盆熱水來給
四小姐擦個臉珠兒便絞了一把手巾走近牀前他
却不去接他我說我來給你擦罷我便輕輕的給他
拭乾淚痕我說你別哭你一哭了使我心碎人生散
聚只好聽天分付罷我知道你昨天一夜不曾睡
眼睜睜到天明我也何嘗睡得着呢你身體嬌弱自
己要尋快活你是很通達的要想得穿呀你瞧瞧寒
熱還沒有退咧哭了眼睛又腫起來了

那知我的手巾越擦眼淚越多便似斷線的珍珠滾
下來往後我也手顫氣結不能再給他擦了阿珠癡
立在旁邊瞧見這個樣子也背着臉向外房走不再
進來我只得暫時離開他牀沿我說這屋子裏空氣

不大好。我便掠開些粉霞羅的窗衣。開了牀頭的百葉窗。把陽光放了進來。又在廂房略啟玻璃窗。透一些兒空氣入內。明媚的春光融和的春氣。難道就不能蕩滌愁氛。蘇息病軀嗎。

奉直

戰爭
意

中之
芬

軼聞

北京悟善社呂祖師。於昆台上。派王芝祥爲專使。調停奉直戰事。以張吳皆祖師弟子。

北倉站有屍棺數百具。疑係軍火。實則多係朽材。骸骨暴露。聞津地大興違築。義塚都被掘移。

王士珍扶杖來京。咨嗟太息。說和事老不易爲。

上海英工部局的一封信
偶拾

工部局副總辦維氏於四月四日函覆道德幸福會，略謂據捕房報告，妓寮雖正式禁閉，但爲妓者別無謀生方法，仍在秘所賣淫，而不受捕房之管轄。來函第二條質問，語意不明，如意在詢問捕房是否不能阻止賣淫，則答曰然。蓋淫業按諸享租界管理權之各國法律，不爲犯法行爲也。如意在詢問捕房能否履行納稅人所加之職務，逐漸禁絕領照之妓寮，則敢答曰，已盡此項職務，且將繼續履行之。至第三條質問，則所謂有效力之管理者，含有厲行執照條款之能力，執照愈少，則管理賣淫與其他附屬弊害之範圍，必愈見狹窄，但納納人之命令，苟不取銷，工部局自當繼續遵行。於原議案通過後五年以內，撤銷所有妓寮之執照云云。



求幸福
齋主
嫁後

阿紅嫁人了。後我從寂寞和煩悶當中發生兩種感想。一種是懺悔。一種是思量。懺悔是當初我不該無端認識這麼一個妓女。又不該裝痴賣呆在他身上。製造出許多情愛的影痕。人人嫖娼宿妓。都作為很尋常的事。我為什麼要加上許多講究。既不侵犯他。未破身以前的貞操。又不糟踐他。既破身後公然發賣的肉體。却硬要在娼妓裏面撒瘋。譚什麼精神戀愛。男女交際。活生生把許多憂傷悲苦裝進阿紅肚子裏去。搗碎他的芳心。到頭來却又自願自逕自走。

了。叫他另外去嫁一個戀愛程度不及我的人。却又萬萬不能將我從前埋在他心坎深處一些愛情印象一一淘還出來。竟教他裝滿一腦筋。一肚子。我的愛影。我的情史。好像嫁粧一樣。通同帶到夫家。說不定什麼時候就觸上他的心。驚動他的夢。你想這罪過不罪過。咧。思量的。是這樣一個人。再也不能見面的了。雖說娼門中人很多。比他姿色好的也有。但是。要找一个像他這樣一模一樣的人。却是萬萬不會有的。況且。我在他身上費過許多工夫。度過許多日。

月經過許多事實才留下這番精神戀愛男女交際的印象如今既然深自懺悔不該多此一舉那麼往後也自然懶去再找第二個妓女重新再製造一段情史了人生數十年光陰過得很快這椿事既可一而不可再今生就自然祇有這一回可憐人世勞勞一生能有幾件事能够長留起來慢慢的想再加之自己拏鏡子一照中年已可鬢影將蒼年少風流的事往矣那裏還有第二回好容易認識一個人却教別人娶了去教我怎能不常常思量他哩思量到極處幾次三翻想通個消息給他希望與他再見一面能談幾句話更好萬一不能談見一面也就行了但是始終礙着禮教分上不敢造次況且一面也還在

那裏懺悔又爲什麼再造惡因去攪亂別人和美的家庭哩

過了些時忽然有一天得着一封很奇怪的信信封上寫的是陳宅陳子瑜緘這陳子瑜恍惚聽見有人說過他就是阿紅嫁後的夫婿我與他不認識他爲什麼寫信給我或者是阿紅假他的名寫的罷一時又驚又喜急忙拆開觀看只見上面寫道

「每聞內子春鴻道君高義不圖末俗竟有能尊重妓女人格如君者僕願藉內子春鴻之介紹獲交於君星期日晚五時謹迎君於敝廬并留君晚餐內子春鴻尤堅囑請君必來願君恕僕冒昧允僕所請」我唸完了這封信才知道阿紅已由他的夫婿改名

曰春鴻了我而且很感激阿紅真個念我竟把我同他的舊事一一告與他夫婿知道這又可以想見他們夫妻恩愛得緊無話不談的了。他夫婿聽了他妻子的話很能諒解并具柬請了我去又可見他夫婿爲人灑脫真能信他妻子愛他妻子阿紅所從的良總算很難得的了我一面替阿紅歡喜得嫁着一個好郎君一面又替自己慶幸居然能得個機會光明正大的去與阿紅再見一遭并與他的良人結爲朋友這不是很奇怪很難得的事麼我又想了想幸虧我從前能尊重阿紅的人格才博得他如此念我倘若我當初也尋常的與他發生過肉體關係他一定不好意思慙他夫婿來和我做朋友即使他肯我

也決不好意思去如今因爲沒有什麼他才能老老實實對夫婿說就是他夫婿也因爲他的妻子是感激我不是愛戀我才來了這一大套高義的頌詞請我與他訂交可見得我當初不尋常的迂執實造成如今很異數的美譽和機緣并留出今日一個可以見面的餘地

不消說……我自然把這封信當做是我平日在娼門中居心尙好的一種報酬高興得了不得先回一封信去說准到末後就於那一天星期日下午五時大搖大擺往陳家去陳家僕人見了我的名刺并不往上回報就把我讓到上房裏面一間書室內這分明是他主人預先關照了的絕沒拿我當尋常的客

人○看○待○我○剛○坐○定○就○聽○見○套○屋○裏○一○片○笑○聲○阿○紅○同○
他○夫○婿○手○挽○着○手○走○了○出○來○一○眼○見○了○我○越○發○笑○容○
可○掬○的○給○我○鞠○躬○行○禮○我○也○站○將○起○來○連○忙○拱○了○拱○
手○只○聽○阿○紅○微○笑○着○道○二○先○生○我○替○你○介○紹○一○個○人○
這○就○是○我○們○陳○先○生○陳○子○瑜○說○完○對○着○他○夫○婿○笑○了○
笑○我○就○又○連○忙○跑○上○前○和○子○瑜○握○手○順○眼○看○看○他○的○
情○形○只○見○他○穿○着○一○身○西○裝○是○個○很○活○潑○很○有○禮○數○
的○青○年○男○子○年○紀○大○概○比○我○小○些○和○阿○紅○站○在○一○起○
真○是○一○對○很○相○當○的○配○偶○隨○着○大○家○都○坐○下○任○便○寒○
暄○幾○句○我○順○便○看○看○他○的○書○室○佈○置○得○也○甚○是○整○潔○
書○櫃○內○還○擺○着○好○些○個○外○國○金○字○皮○面○的○書○這○屋○中○
主○人○大○概○總○有○些○學○問○的○了○我○此○時○雖○很○想○就○同○阿○

紅○講○話○并○多○看○他○幾○眼○看○着○他○嫁○後○是○怎○般○光○景○但○
是○他○夫○婿○在○座○總○得○先○和○他○夫○婿○攀○談○才○是○道○理○於○
是○我○就○探○聽○陳○子○瑜○的○職○業○問○他○有○那○公○幹○這○也○
是○我○替○阿○紅○擔○心○急○於○要○曉○得○的○子○瑜○回○答○說○在○外○
交○部○辦○事○談○了○談○他○的○履○歷○他○還○是○一○個○青○年○外○交○
家○呢○隨○後○談○起○那○封○信○來○我○謝○過○他○的○寵○召○子○瑜○就○
也○指○着○阿○紅○說○怎○樣○常○聽○他○說○起○老○兄○肯○拿○他○當○朋○
友○看○待○後○來○我○想○想○我○也○很○缺○少○好○朋○友○故○此○冒○昧○
寫○封○信○給○老○兄○請○老○兄○也○一○律○把○我○當○做○朋○友○罷○况○
且○我○們○夫○妻○平○日○也○寂○寞○得○很○此○後○若○一○同○都○做○成○
朋○友○大○家○常○常○走○動○豈○不○甚○好○我○趁○此○機○會○這○才○正○
眼○去○看○阿○紅○見○他○頭○上○堆○着○雲○鬟○身○上○穿○着○嗶○嘰○呢○

青色一式的衣裙不施脂粉淡掃蛾眉比從前端麗的多面龐上也光采映溢紅白顯然是健康的表象我心裏便得着無邊的安慰便向着他二人道既承你們夫婦不嫌棄從此做一個很好的朋友這是我極願意的事說完便專誠問阿紅好阿紅很大方的答道自從嫁過來是做了人家人了晚上睡得早白天又沒有什麼煩心的事自然身子就一天比一天好將起來我道這樣就很好本來我也曾早說過嫁人總比在娼門中做生意強阿紅道怪不得從前二先生總勸我嫁人我如今真相信你這話說的很對咧我同他這樣一問一答誰也沒有半絲忸怩的情態這旁邊的陳子瑜便越發相信他夫人同我真是

精神上的朋友

不多時擺上酒飯來我脫了馬褂就坐他夫妻還讓我坐在上首他們左右奉陪并沒請旁的人我此時忽然感慨起來想當初阿紅嫁人的前一夜我曾爲他張過一次別筵不料他今日還席得恁般快本來替妓女餞嫁人的行已經很奇怪的了回頭嫁了人後的妓女居然拉着他夫婿一同作主人還起席來豈不是愈加稀罕嗎人事靡常筵席易散從前已經散過一次了這一次遲早也得散我就不免又有些憂傷幾乎說不出話子瑜一搭一搭的儘找話來與我談什麼國家大事呀社會問題呀說得天花亂墜我也不過是隨聲答應而已後來談到小說上他恭

維我小說做得不壞并稱我是描寫娼妓疾苦的第一聖手我雖謙讓不遑然而却不覺得便抖擻起精神來與他大談小說并說道我生平閱人甚多惟有在娼門中纔找出一二個真面目的人來雖說一半因爲我實無所圖肯拏真言語來感動人然而要我感動旁的人我就有些辦不到可見娼門中人祇要碰着一個有真心的他的心就比任什麼人的心都真阿紅聽了這話心裏似乎也有感觸看看我又看看他的夫婿便對子瑜說道二先生很有些極透切的話是我願意樂聽的你得謝謝二先生他曾下過苦口替你教導過很蠢笨的家小咧我聽到這便笑道陳太太言重了這是我第一次叫阿紅做陳太太

也是很傷心的事隨即索性裝這道學勸阿紅別再要孩子氣好好幫子瑜料量家事又恭維子瑜現放着很有幸福的家庭等到明年還須討他們紅蛋吃咧這樣連說帶笑忙着吃飯阿紅又指着那碗鮑魚道知道二先生愛吃這個這是我今天早上自己特別燒的我連稱罪過又盛讚他的賢能便一面吃魚一面想起從前阿紅常常燒給我吃不料到今天便如此珍罕一個不提防被魚刺卡了趕快嚥一口飯送了下去便忽忽把飯吃完隨便散坐着另談閒話在飯後閒談中刺探着好幾件事實其最重要的就是子瑜並沒有什麼正式夫人在這裏而且沒有其他家族總算是一夫一妻很簡單的家庭那妓女嫁

人最普通的姨太太頭銜竟沒有套在阿紅頭上。我尤爲替阿紅忻懽。閒話講得多了，我結束講幾句話，是希望他們夫婦保持永遠的愛情。大家幫助着料量出一個圓滿家庭來，享受些家庭幸福。我得閒也常常來走動，和他們始終做一個很親密的朋友。說完便站起身來穿馬褂，一面告別一面自己替自己扣馬褂的鈕子。猛又想起從前在阿紅倡門中走動的時節，每逢我起身回家，必定是阿紅替我穿上馬褂，還得站在我面前替我扣鈕絆兒。再三問我那時再來，我笑吟吟地嗅着鬢邊香，少不得還須與他親個熱吻。如今是朋友之妻，不可無禮，不惟接吻是萬萬不敢，就是想要他替我扣一回鈕絆兒，也是絕

對的辦不到。我那能够不暗暗歎息呢？然而那一天我一個人自然又是冷冷清清獨自歸去。從此以後我無事忙的一般，常常跑到陳家去看子瑜。和阿紅很想替阿紅考察考察子瑜的愛情，究有幾分的真，并想研究研究他們夫婦過的日子是否真正圓滿。這因爲我從來就很愛阿紅，常常垂念他的前途。又因我是一個情場中過來的人，深知男女愛情都是很容易移動的。妓女嫁人的結果，尤其是壞的居多，不能不替阿紅擔些心事。但是我每次到陳家去，總得先通知一個電話，必須子瑜在家。我纔肯去。爲的是避些嫌疑。然而他兩個人當了我的面，自然都很和氣。究竟他們各人有沒有什麼不愜

意的地方他們既不明白告訴我我又那裏知道不
過我察言辨色他們在我面前所表示的快樂總有
一兩分的勉強矯作我又却不能當面說穿只好放
在肚子裏盤算想藉個機會問問他們

有一天子瑜一個人跑到我家來看我……好了……

：這可以與他細談了那知子瑜不等我開口倒先
向我請教他說道我有一件事想問你我并且很相
信你是情場中有經驗的人定能替我想一個好法
子我道什麼事你老實說罷他道就是我和阿紅的
事不瞞你說我們夫妻本來是很要好的但日子長
了似乎他漸漸的覺得寂寞和煩悶起來你想……
：一個男子總有男子每天應做的事不能成天在

家陪伴着夫人我不在家的時候阿紅一個人自然
有些寂寞寂寞久了也自然煩悶起來不過這還是
指着我不在家而說寂寞和煩悶他都是必然應有
的不能去怪他但是我有些時候并會好好的坐在
家裏他忽然也覺得寂寞煩悶說家中就是兩個人
你看着我我看着你話也無許多可說事體又無絲
毫可做簡直和坐牢間一樣悶得人死悶極了還得
板面孔發小脾氣或是低着頭不肯睬人你想我這
樣真心愛他他有時還這樣發脾氣不睬我教我心
中怎麼不難過哩有時我固然陪他到新世界公園
等處玩耍幾次聊聊解解悶兒但是人家總不見
得可以天天到這些地方走想找幾門親友家走動

罷我的朋友真。要。好的。又。很少。親。戚。有。一。兩。處。又。都。古。板。得。很。瞧。不。起。他。這。娼。妓。出。身。的。人。甚。或。當。面。叫。他。兩。聲。姨。太。太。反。教。他。聽。着。生。氣。所。以。我。絕。不。教。他。到。親。戚。家。走。動。免。得。他。受。了。氣。我。爲。了。難。其。他。不。相。干。的。朋。友。娶。娼。妓。作。太。太。或。姨。太。太。的。也。很。多。教。他。去。亂。交。際。一。泡。固。然。可。以。消。遣。不。過。這。裏。面。花。錢。太。多。每。每。一。場。牌。一。席。大。菜。就。得。用。去。頭。二。百。塊。錢。我。們。這。樣。中。等。的。人。家。怎。麼。敢。與。那。做。過。督。軍。總。長。的。闊。人。打。比。所。以。我。也。就。不。敢。教。阿。紅。去。加。入。那。最。時。髦。的。北。京。姨。太。太。交。際。團。況。且。這。裏。面。還。有。很。多。流。弊。他。們。闊。人。家。有。的。是。冤。孽。錢。才。讓。姨。太。太。一。把。一。把。的。掙。出。去。交。際。小。白。臉。我。陳。子。瑜。既。不。作。孽。又。沒。

有。多。錢。豈。能。教。自。己。女。人。去。跟。着。人。學。架。姘。頭。所。以。阿。紅。就。只。好。委。屈。在。家。裏。感。受。寂。寞。但。是。他。的。煩。悶。却。又。不。是。我。所。願。見。的。你。有。什。麼。法。子。來。替。我。解。決。這。個。煩。難。問。題。常。教。阿。紅。喜。歡。嗎。直。者。我。還。有。些。懷。疑。也。得。說。說。因。爲。阿。紅。既。然。這。樣。容。易。煩。悶。難。道。他。對。於。我。有。些。不。滿。意。或。者。竟。有。第。二。條。心。嗎。這。也。得。請。你。替。我。判。斷。一。下。

我。想……這。樣。與。哲。學。一。般。的。有。趣。味。的。問。題。到。了。果。然。他。們。夫。妻。異。面。也。很。尋。常。的。有。許。多。缺。陷。在。內。我。要。顧。全。阿。紅。將。來。有。幸。福。的。前。途。此。時。便。應。該。開。始。想。法。子。解。釋。他。夫。妻。二。人。彼。此。的。猜。疑。并。指。引。他。們。一。條。互。相。諒。解。互。相。維。持。的。光。明。大。道。於。是。我。就。

正襟危坐先給子瑜說法。我道：倡門中的情形和居家的光景原來是兩樣的。當初他是娼妓，你是嫖客。在倡門中見面，娼妓固然巴結嫖客，嫖客又何嘗不很客氣的討娼妓喜歡？等到成了夫婦，你既不把他當妓女，他也不當你做嫖客。漸漸他就不一定要巴結你，你也就未必想特別討他喜歡。但這樣很平常的沈靜下來，無論那一方面都不肯照從前一樣討那一方面的喜歡，并巴結那一方面。然而却仍希望那一方面對我仍是照常巴結，或討我喜歡。如若不然，就以爲是很奇怪的事。爲什麼？今不如昔，久而久之，遂彼此懷疑起來，以爲誰變了心。其實祇要反躬自問：自己是否和從前一樣巴結他？便就於一霎

時間諒解了我。如今把這個妙諦先講給你聽。求你先行諒解你，總可不疑你的夫人了。此外你所說的消愁解悶的問題，除了往親戚家走動，并加入闊人姨太太團體以外，好法子也還多。最好是你每月花幾塊錢，請個女教員，每天按着鐘點到家裏來教阿紅認些字，讀些書。另外還買些風琴、縫紉機器等類，任他的便。弄弄音樂也好，做做女工也好。再不然買些小說要女師講給他聽也好。你若回來能自己講，尤爲有趣。我敢斷定他決不會厭煩的。星期的日子如嫌老坐在家裏無味，那麼又大可以出去旅行。這旅行并不是說專往熱鬧地方去，最好還是跑到郊外游山玩水，領受些天然的美景，山水的清氣，包管

你夫婦二人在那良辰美景當中越發增加愛感。如再若嫌兩個人還是孤寂。我這無事忙的人還可以與你們做隨從當顧問哩。

子瑜聽了我這些好法子非常高興。就要告辭回家。告訴他的夫人。一一照辦。我却攔住他道。且慢……女子的心本來也很難測度。你既然懷疑過他。也待我來替你再偵察一下。免得將來白費了你這番好意。但我得先告個罪。并求你許可在你不在家的時候。容我單獨和你夫人談一回。天我定有確實的報告。回答你。子瑜不假思索。便一口應允。我的要求。并催我就去。這是他真能相信朋友很灑脫的地方。我至今還感激他哩。

當天……我與阿紅又單獨見面。譚話了彼此都有些芳心自驚。但是說話要緊。既然是愛阿紅。便得幫着他往前途很光明的大道上走去。我就懇誠摯的問他。道你嫁人了。後有什麼不放心的事。很疑難的事麼。阿紅道。我正有一肚子的話。想找你談談。并求你替我判斷一下。好解除我心中的煩悶。接着又滿含着很滑稽的態。度笑向我道。你想想。做女人的有什麼法子。能夠教男人永遠不變心麼。我聽了此言。遵命去想。登時有個主意。因為我看見許多妓女嫁人了。後好些個恃寵而驕。惡很很的對着男子。把男人壓伏在衣裙底下。便永遠不敢反抗。這不獨娼妓嫁人如此。就是中國很普通的夫妻之道。男不

壓女女使壓男要想不被人壓就得先發制人惡的
男人和惡的女人我都看得多了却從來沒看見禮
讓的夫婦我此時很想教阿紅往後放區惡些若是
管丈夫管得厲害并操縱得法恩威並用包管他不
敢變心并跳不出圈圈以外但是此法傳授了後有
些對不起陳子瑜而且也不願意一個溫文美麗的
阿紅一旦區惡成河東獅子一祿被人罵做雌老虎
只好姑將妙計隱瞞下來仍照早上對子瑜解釋喜
歡巴結的話重說一遍并又將讀書習字學音樂做
女工游山水一些行樂消閒的方法一一說明勸阿
紅要相信他的丈夫幫同着尋些樂趣必須教家庭
中充滿了喜悅愉快的空氣那才能保持夫婦間永

久的愛情更要知道妓女嫁人是不容易的妓女嫁
人而又得着好結果的尤爲不容易中之最不容易
你既嫁給陳子瑜他又沒有旁的夫人在此兩個人
很簡單的度日子花費不多差事上掙來的錢又滿
够開銷拏來與倡家打比不是天上地下嗎一個人
總要知足萬不可跟着那般闊人家裏姨太太們他
們成天的胡調到頭來無非是受拆白黨的騙有什
麼好結果你若還肯念我這老朋友必須要把我
這些話牢記在心我以後也常常到你家來走動并
陪着你們出外游玩你要知道我是不圖什麼的從
前爲你一個人忙如今爲你們兩個人忙終究還是
爲的一個你阿紅聽完這段說話心裏感動得到十

二分極處答應我道你的話我句句都聽得入耳我自然都依從你我今天得着一個丈夫我固然歡喜我得着丈夫後仍然能留住你這樣一個良友這歡喜直教我說也說不出來……說到這歡喜得竟從眼眶中滴下一點熱淚來我見了心中難過忙截住道不必再說了做夫婦比不得做朋友朋友相處必須大家相見以誠做夫婦尤須要加一倍的真誠才能得着前途未來的幸福你念不念我這朋友還是小事但必須要愛你的丈夫目下既有我這個朋友

在這裏總得時時替你們周旋解釋盡我做朋友的心罷了說完我就顛巍巍的退了出來第二天我又告與子瑜知道教他不要再多心趕快照我的法子進行他果然就一天一天的仿行起來平白地又替我添了好些隨王伴駕的公事我也不嫌寂寞并減少了許多煩悶了

笑按讀此篇者請參觀本刊第二期之倡門送

嫁錄

一銅圓 微

之金戒

波

指

近有一種銅圓一面嘉禾紋之葉有如桃子形人稱之爲桃子銅圓此等銅圓鎔之可成一戒指金光燦然與其數元數十元之金約指實無所異曾見有御之者

小 智 囊

廣 應

紐約城中舞女所用之絲襪。每雙值美金百磅。

世界之運河。最長者最無用。即中國之運河。長七百里。而最短路者乃最有用。即巴拿瑪運河。與蘇伊士運河。一長五十四里。一長一百里。

人民用紙愈多。其國必愈進化。歐美諸邦。每年平均。每人用紙四十二磅。日本約七磅。中國則祇一磅有另。

字典中最長之字。爲 Disproportionableness。共計二十一字母綴成之。

荷蘭人可特。身長九尺半。手長十四寸。足長十二寸。



黑暗的野路

卓·
果·

那天夜深時分克明使關好了門。自己鋪牀睡覺。這一天睡得很熟。後來大概是夜半那叩門聲鬧醒的。細細一聽那叩的是自己家裏的門。并且是女人的聲音。想這個時候有誰來叫我呢。他一壁披衣一壁想着。但是總也想不出。只得大聲答道。來了。此時叩門聲就停止。又聽得說道。半夜三更對不起得。

很。這聲音極像是葉君的夫人。他走進門時就暗忖。他們二人之間一定又出了什麼事了。急忙開門。只見那女人眼睛都哭得腫着。簷下的燈光很弱。照出他一副身體瘦削。面容蒼白的神氣。來克明即問什麼事呢……還是請裏面坐罷。那女人也不進來。立在門外。低着頭。按着眼。咽泣。徐徐說道。萬一。

他曉得了。到你這裏來。不知要怎樣的斥罵咧。克明又說。到底是怎麼一回事。說時對那女人凝視着。克明與葉君本來是知己朋友。雖然不曉得那女人到此到底是什麼事。想也無非是世間一種普通的夫婦反目罷了。難道葉君還有旁的事麼。最明白葉君的心的自然就早他夫人了。克明胡思亂想。只得說道。就是你丈夫曉得也未必會斥罵你。我又不是外人。本來是至友。那女人搖頭。他是瞞着。

你什麼也不向你說的克明就反問道那麼你究竟爲什麼來的呢那女人又哭起來道他實在待我太殘酷了克明就說如此你且進來那女人很膽小說恐怕曉得了到你這裏來是不好的所以不進來了克明又說那麼還是我們在外面談談罷那女人說累你了對不起說着二人就往路上走天空無月黑得異常克明便問道他怎樣的殘酷那女人答道他老是起初將人痛罵我若不做聲他就把

我亂踢亂打說你爲何不開口我無論如何家裏真不能容身了那女人此時雖穿皮鞋却是輕輕的走着克明想如此突然意外的事與這意外的女人黑夜在路上走着却很覺奇怪在一刻鐘前那裏想像得到會有這種事的呢克明眼前鬚鬚登時現出什麼也沒知道在家裏沈思着的葉君來那女人身上沒有什麼暗點葉君斷不會如此亂暴的我平日與葉君很接近不但想不到葉君有這種殘

酷性質并且常常見那女人笑盈盈的臉很以爲他們生活上頗多幸福咧那時克明一壁走一壁問道以前常有這種事麼那女人拭拭眼淚說只有我們初在一處度日却有些快樂後來他就時常的尋事一定他對着我覺得厭了這時黑暗中二人黑沉沉的影兒微微照在路上遠遠地平綫的盡頭有一點兒白色差不多像走到了那邊便是快樂世界的樣子二人竟向野原中走去所有人家住

的房。屋。和。樹。林。和。包。圍。那。些。房。屋。
的。黑。影。等。都。在。二。人。背。後。二。人。好。
像。從。什。麼。難。境。中。逃。出。來。的。一。般。
克。明。想。用。什。麼。話。來。安。慰。他。呢。很。
躊。躇。着。對。那。垂。頭。行。走。的。女。人。看。
看。又。說。難。道。在。你。身。上。有。什。麼。別。
的。原。因。麼。否。則。何。用。如。此。欺。負。你。
呢。那。女。人。也。不。即。答。足。步。很。遲。在。
那。裏。深。思。形。狀。很。可。憐。又。髣。髴。克。
明。此。刻。在。這。裏。逼。他。說。話。他。輕。輕。
答。道。都。是。我。不。是。克。明。即。問。難。道。
你。做。錯。了。什。麼。事。二。人。又。默。默。的。

走。着。向。樹。下。的。暗。路。中。進。行。此。時。
瞧。瞧。那。女。人。的。側。容。也。不。很。清。楚。
這。一。帶。黑。的。極。長。克。明。幾。乎。
呼。吸。也。閉。定。着。強。裝。作。無。事。又。問。
你。到。底。做。了。何。事。這。時。候。克。明。宛。
如。自。己。做。着。牧。師。聽。人。懺。悔。但。是。
白。晝。大。家。面。對。面。憑。他。怎。樣。膽。大。
也。說。不。出。的。那。女。人。用。極。清。楚。的。
小。聲。答。道。我。雖。沒。有。什。麼。過。失。實。
在。總。是。我。太。笨。的。緣。故。克。明。對。着。
他。的。說。明。仍。舊。不。能。明。白。說。道。什。
麼。笨。不。笨。這。不。過。是。程。度。上。的。問。

題。那。裏。是。虐。待。你。的。理。由。呢。那。女。
人。說。不。然。他。說。你。快。些。自。己。去。勞。
動。去。賺。錢。不。可。像。奴。隸。一。般。的。靠。
着。人。世。上。再。也。沒。有。靠。着。人。還。算。
是。當。然。的。那。麼。可。恥。的。了。克。明。默。
然。且。總。且。走。那。女。人。又。道。近。來。他。
說。決。不。願。看。見。你。這。種。愚。笨。婦。女。
的。面。了。又。罵。道。你。這。種。東。西。竟。是。
聽。人。足。踢。手。打。的。畜。生。那。女。人。說。
到。這。裏。把。手。巾。掩。面。而。哭。連。聲。音。
也。聽。不。出。了。克。明。很。激。昂。說。他。真。
這。樣。麼。那。是。葉。君。實。在。太。亂。暴。了。

那女人好像心理很後悔說道不是的實因女學校裏出來的人什麼也不中用我已會悟此後的女子這種樣子一定不行……我被他罵奴隸也沒法我趕了出來後或是到人家去當女傭或者到醫院裏去充看護婦打算自己獨立生活特地來與你商量的說到這裏克明登時想起今夜聽見那某店中與客人調笑的七八個女店員來一剎時頭腦中便想起那女人也充了店員的情形來一回兒

好像眼前現出點着燈一處很明亮很熱鬧的街上那女人正在那裏突然又從空想中醒來仍舊與那女人一同在暗中走着克明欲言又止實在究竟還是那種樣的女子有幸福呢還是照現在那麼苦苦生活着的幸福竟不能判斷只得說道這還是你細細想想的好這一句話不獨覺得在那女人是一種不滿足的回答就是在克明自身也很不滿足又道我也不明白的……說了這句又像太無

責任於是一壁走一壁想到什麼便說什麼又說道是啊我想獨自做法也未必會做不到又道全在你的決心如何但是實實在在的不容易那女人又走近些答道我與他竟不能在一處了那時夜裏的自然界依然守着沈默覺得比了永久高聳着永久明亮的樹與星之運命便想到僅僅一刹那短命的人生活上不知有多少波瀾變化咧克明又問道葉君與你結婚時就希望着這種事麼那女

人道不然。起初並沒想到後來愛情漸淡。二人之間便成物質的關係。咧克明說葉君還有弟妹等種種家累却是很苦。所以說出這些話來了。這時候二人已走入旁無一物的廣大原野。四圍寂寂。只有幾點星亮着。克明道：「不知不覺到了這荒野中了。你丈夫不知怎麼擔心着咧。早些回去罷。」說時足下的草已經受着夜氣很濕。又聽得無心叫着的蟲聲。一面田圃中菜類黑沈沈浮在地面上。二人暫時

立着向黑處望了一回。那女人答道：「不妨的。有一天我也是黃昏後出來只管在街上亂走。回去時已不早。他今天也不過當我如此不會擔心的。」這時候極遠處見有燈火動着。那女人道：「那邊不是有燈火麼？」克明就說：「這是在那裏？」火車過着說罷。側耳細聽覺得距離極遠。那鐵軌上傳過來一陣車聲。二人同時在那裏聽。心裏也大概想着一樣的事。那女人說：「這樣的寂靜真令人心頭快樂啊。他若不

是那樣的能够好好待我。我什麼苦也願意吃的……」那女人自己是不覺得他遠望時眼角中一定飽含着眼淚。咧克明忽然留一留神說道：「回去罷。」說時仰望着天空。那女人直立不動說：「我最好再走到前面去。」克明一剎那間覺得這在弱的女人煞是可憐。又想想他不能自振。忽然變成對着愚笨人的一種憎惡心。克明想了一下又道：「回去罷。倘使要我向你丈夫去說什麼。我也可以。」克明一問那女人

低頭立在他面前說今夜的事千萬不可提起說罷克明就動脚那女人跟着一回兒大原野已在背後又到樹下的暗路上來了那女人只是隨在後面與來時一般一語不發克明心中竟不明白女人的心到底怎樣今夜的事我能夠永遠秘密着麼而且這一行到底算什麼直到走近那女人家裏時女人就在背後說那麼我就此回去了今夜累你感謝之至待我仔細想了一下再行決定罷克明就

回頭說有什麼疑問不論何時儘管請過來好了那女人立在路中目送着克明說對不起得很請回去安歇罷一回兒那輕輕的皮鞋聲遠遠向橫路中去咧克明回到家中關好了門上樓去但是總也睡不着翻來覆去鷄聲已起天空漸白曉風亂戰着樹葉咧這二三天內克明只是掛念着那女人不過也不想特地過去探訪過了四五天那女人又沒消息來但是那葉君也不來而克明總放心不下

一定要想去看狀況如何現在要到葉君家中去與平日不同心裏好似有一種虛心前夜那女人到我那裏來我再與他一同出去散步後來不知那女人曾否把此話告知葉君倘使葉君一曉得不知他用什麼樣的眼色來對待我咧萬一尙未知道自然聽着那女人的囑託總須秘密爲是克明覺得這差不多是一種外來的責任心很不快活一到葉君家中恰巧二人都在家那女人欣然出迎並

且與一向不同。掣出種種東西來。優待他。據那女人自己說。方纔因氣分不佳。睡在那裏。所以頭髮蓬亂。衣服歪纏。連脂粉也沒塗。好像那女人把前夜的事情還秘密着。只見他兩眼直射克明。那夜的話一句也不提。振作着精神。亂談種種別的話。頭那平日瞧不見他眉眼。稍開的葉君。今天臉色更暗。冷再加坐立不定。把陪客的事推在他夫人身上。一回兒自己往鄰室去了。那女人突然問克明。道你愛

看戲麼？克明笑着答道。愛也不見得不愛。也不見得。那女人道。那麼只好算不愛。我是最愛戲劇。過幾天我們一同去看罷。克明見那女人說得很不拘束。便默默對他臉上看着。一語不發。只是微笑。暗想不知葉君聽得了他心裏怎樣。那女人又道。我們一定一同去。克明說我實在對戲劇倒還好。對着劇場空氣很多反感。所以不願意去。說着便想起劇場內包廂中一羣一羣的虛榮女子來。正要想再說

時。葉君仍舊是那一副臉面。從鄰室過來。然在那女人頭上撲了一下。喝道。胡說。只想看戲。克明一見心頭登時一跳。暗忖這一定是什麼誤解。或是什麼猜疑。所以有意當着我面有這種舉動。於是要想對葉君啓口。然而轉了一個念頭。竟說不出話。那女人臉上飛紅。怒道。怎麼又動手？葉君坐下來。冷笑道。你也自己想。想說時。一雙三角眼睛更帶着陰氣。又道。看什麼戲？每天在家裏鬧着把戲咧。那女

人很很的瞧了他一眼說我明白了你的心我很明白咧葉君就正色對着那女人道你既明白儘管說來那女人噙着眼淚道你何必如此欺侮我呢那女人聲音已震顫着葉君罵道誰欺侮你你自己沒廉恥說時又要想打他此時克明便勸着說道葉君何苦的要打他呢那女人高聲哭道他是妬忌他是妬忌葉君低聲道難道你自己覺得有什麼可疑的事麼克明聽這聲音覺得低雖低非常銳利

所以克明便覺有一種說不出的不快心中暗思叫道這實是一種可鄙的疑惑也只有默默不語忽然葉君向克明道此人只有做女伶或妓女最為適當他沒有華麗的衣服穿便終日不安并且自信力極強還當自己是個美人咧說時再指着臉做手勢那女人急道我何嘗說過這種話呢葉君道你不是常常在那裏羨慕那些妓女恨不能樣樣學他們麼連人家恥得也不顧羞恥的二人又爭起來

咧克明直等到那女人哭停了一時狀態稍為緩和時方始告辭而出葉君那副懷疑的臉那些含毒的話他也永遠忘不掉他在樓上靜坐或街上散步心中無事之時偶然想起那時的事來無有不毛髮悚然的暗道那種可怕的臉我也從沒見過

過了夏天有一日葉君與克明並肩在一條路上走着葉君便徐徐的問克明道吾那已死的妻當真是愛我的麼克明便勸他道自然

是愛你的與你愛着他一般他也將你愛着你又何用疑呢葉君說我實在很愛我妻不曉得怎麼樣不能叫他懂得我為什麼要那樣的欺侮他呢至今想想也不明白我當時要不去欺侮他也就好了葉君眼中掛下淚來非常後悔克明也想起那女人很短的一生來又想起半夜裏喚醒我的事來那時節那女人對着生活很深信着很希望再在幸福愉快的世界上活下去克明即道但是比他年紀

更輕受苦更多而死的也不少這麼一想可以勘破了一個人誰不會死多活幾天到終局究竟有多少好處呢葉君拭淚道一死之後不是再也遇不到他了麼克明說活在世上吵吵鬧鬧弄得幾乎要分離此刻一死又可惜他起來你到底是什麼緣故呢葉君道活着的時候二人都很任性不能夠真的愛到一死便覺得人類的無味了可見得吾心中仍是愛着他克明道那就好了物質的缺點便

釀誤解吵鬧其實二人都沒有什麼不是就是死了究竟還受着你的愛咧魂靈一定很安樂葉君道我妻確是個好人他當真愛我的麼克明答道你為何說這些話他決不會恨你現在不是還受着你的愛麼葉君又長嘆道要不是那麼樣的虐待他就好了克明說你又何必如此想實在無非是大家的性格多矛盾并且還生在不自然的社會中罷了那女人在秋初罹着惡性流行病

只病了二三天就死的。到今日還。日光射在草木上面往墓地去的。克明時時擡頭望望那邊樹林。臉隔得十幾日。咧二人正在那午後。野中路上徐步。上很冷寂。好像是想起了什麼。

惜露庵筍記
清波

竹夫人一物。昔日客遊者多備之。招涼其次。竊人午夜寄情於無耳。會稽孫彥清先生有虞美人詞一闋。詠竹夫人。詞云。綠筠結就清涼體。貼肉恩情膩。玲瓏骨節可人憐。消受銀牀冰簟竝頭眠。炎涼只道人情惡。不道歡情薄。莎雞啼後蕙幃空。約個好嬈團扇。淚秋風。寄託遙深。不翅爲怨婦抒悲。彥清自謂有見此詞而掩涕者。



一個女攤賣家

瘦峯

上海公共租界自當局議決滅少娼妓實行以來已經過數回抽籤因此閉歇的妓館却也不少但是吾人試一查察正合着『野草燒不盡春風吹又生』二句的話這是什麼緣故呢且待在下說一樁事情出來諸君就可以曉得這罪惡源流了却說上海南興橋積因里橫弄底

石庫門面一間一廂房內中住的一份人家家主是個婦女揚州人居申已久也能講幾句蘇白約模四十歲光景的年紀面孔圓潤肥胖得很一個肚皮凸出有賽如一尊彌勒佛所以別人替代取一綽號叫做彌勒老三講到彌勒老三的出身也着實不低皆因一失足成千古恨以致造成了現在局面

他自墮落以來幸喜手中尚有一二千元洋鈔這種既往的事姑且攔過不提現在呢他除租住了這一所住宅外在東首沿馬路又開了一爿小客棧取名三金旅館客棧的後門開出來是通這積因里的與他住宅恰成了一曲尺形他的業務很繁家中人口亦很多他的丈夫是僱用的不論什麼時候都可以辭却這種戀愛真可稱得自由到了極頂他有四個女兒大女兒取名寶珠年已二十第二名

叫愛珠年十八三女兒明珠也已經十七惟有小女兒月珠還祇得十二歲但是他雖有四個女兒產生的時候他自己肚皮却不曾痛過一陣簡直說一句都是出些微代價從小買來現成坐享這媳媽的權利的他教導女兒的方法呢幼稚時候是很仁慈很愛憐的服以錦繡飫以美饌以期養成一活潑潑嬌滴滴美人兒及至豆蔻年華那時節他對待女兒愛憎方向又是不同全以貌之美惡為標準

倘若姿色平常人品又穩重性格又溫存這是他的仇敵不免就要化仁慈為很毒變愛憐為打罵了寶珠當十六歲時雖沒有西施一般的姿色但是正在這含苞欲吐時代加以彌勒老三平日培養有方因此却亦有幾分動人之處一般情慾衝動的過激派莫不視作王嬌再再生於是三金棧與積因里兩處地方每日平添了許多狂蜂遊蝶彌勒老三在幕中牽線使展他排闥縱橫的手段吸收那惡少金

錢。內中單講一水果行小開姓高名雲漢戀愛寶珠的熱度高人一等幾次挽友與老三開談表示願意梳櫛老三終是半迎半拒的因循至寶珠十七歲上春方纔會議停當由高雲漢實授了寶珠的第一任臨時丈夫職這一筆運動費雲漢也着實化去不少自開放後寶珠送舊迎新操那神女生計有時候招待客人偶然不遇就要受老三的打罵而且他的三金棧本是

變相的待合所凡是不端的男女。莫不借此做個暗渡陳倉。老三認識的客人。着實不少。以致寶珠的應酬亦格外忙碌。一年後生張熟魏結交的何止千人。咳禽獸所不爲的事情。人類反而去做。試思還有好結果的嗎。

寶珠到了十八歲。五月時候。竟染成一身楊梅。這火勢十分兇險。老三呢。雖則也代他請醫服藥。但是千嬌子萬嬌子。每日罵不絕口。說是寶珠懶惰。不肯清潔。所以生

此惡疾。一個月後。阿嚕不好了。寶珠的毒猖狂。日甚他嬌滴滴臉上。的粉鼻像青島一樣。有些保不住了。那時老三到也着慌。得很。不惜金錢。請醫生共議保留方法。六零六。咧珠黃散。咧鬧得一塌糊塗。這顆粉鼻。終算勉強保住。那知鼻樑骨已爛短了幾分。到了痊癒之後。寶珠的鼻子。像煞曠野間古墓向單邊歪斜。陷下去了幾分。兩傍與面頰交界地方。顯出了兩條皺褶。紋路說起話來。像唱陰哼調。不是

陰哼。就是哼。似乎表明他曾經與梅郎生過關係。從此他的熟客。不敢再來問津。神女生涯已門庭冷落。車馬稀了。彌勒老三既化却醫藥費。又劈倒搖錢樹。這一氣幾乎沖破腦門。有一日夜半時分。老三惡很很的手中。拿一根雞毛。幫上的白藤柄。走進房內。把寶珠剝得赤裸裸的。向着上下身很命抽打。一面罵道。婊子爛污貨。呀。爲你化去多少洋銀。你想照你這像子。連糞亦沒得吃。有糞把你吃。還是

一個女攤寶家

四

你的福氣說畢把寶珠耳朵用二個指頭摘住牽至牀後一手揭開馬桶蓋將寶珠耳朵用力往下一擡說道你吃你吃姨子呀沒得錢來買東西吃那裏還有糞你有糞吃還是吃人家的蜚蜚子呀爛污貨呀……

那時正當小春時候天氣新寒夜半的冷更是難受況寶珠是淘虛空的身子此時一片香頰已與馬桶行那歐化接吻的體身體兀是瑟瑟縮縮的抖一隻耳朵擡得來

緋紅已隱隱露出血痕不做美的木樨香又一陣陣向口鼻間亂鑽痛冷臭三刑齊下人家說「人間地獄咳設如陰司真有地獄恐亦無此很毒」爾時祇聽得寶珠苦求道姆媽饒饒我罷勿哉……

聲顫而微悽悽慘慘宛如人之將死時的哀音當此二人相持不下之時門帘動處忽竄進一妙年女郎穿的是深藍鐵機緞珠皮襖深藍鐵機緞褲生成一副鵝蛋臉鼻口架着青蓮色金絲眼鏡兩手帶

了幾隻鑲寶金戒兩臂上帶的是金鍍鐲與文明搭鐲肩上披一條粉紅色絲絨圍巾面上略搽雪花脣間一點猩紅嬌滴滴美麗無匹能令人陡生審美的觀念你道來者是誰原來就是老三第二女兒愛珠愛珠從小學申曲一串珠喉清脆悅耳加以舉動活潑宜顰宜笑近在醉世界及常樂公司演唱今日因為另有堂唱所以至此方面當時愛珠見此情形怔了一怔不免興兔死狐悲之感就含淚

說道媽媽作啥……勿要。

饒仔……仔字後就有些嗚咽起來了。彌勒老三一見愛珠如此忙，把寶珠放下，走過來捏住了愛珠的手，道：「條勿要哭，肚皮阿餓，勿要睬，俚爛污貨，到棧房裏吃點心去罷。」吃子好個呀，說畢，同愛珠手牽手的出去了。

寶珠見他們去後，戰兢兢的走至牀前，見身上青一條紫一條，蜿蜒不絕，忙把衣褲穿好，向牀上一倒，禁不住淚如泉湧，順手牽了一角

被蓋住身子，移時慢慢覺着和暖。

了些溫度，一加血脈活動不少，但是身上疼痛比前反覺利害，時時抽搐，痛徹骨髓。寶珠伏枕飲泣，嗚咽咽哭至東方微白，疲倦萬狀，才得朦朧睡去。一月後創傷漸愈，彌勒老三看見他好似眼中的釘，就把寶珠包出與揚子里一個有名惡鴿無常老四處做了夥計。言明每月十六元辛俸，衣飾一概不管。從此寶珠隸入無常老四手下，老三併把打罵毒權亦完全付與

老四。

天時又漸漸冷起來了，風宵雪夜，寶珠常常植立在菜市街上，電燈光線照不到的地方，免得被人看出鼻子上的毛病。口常發着一種「做做好事來，嚟；做做好事來，嚟；」慘不忍聞的哀音。

再說愛珠生得肥瘦適宜，色藝皆佳，自登臺串演申曲以來，一般急性兒見他醜形浪態，摹仿入微，正如飲着原漿，全身神經都被麻醉，更有一二嗜癡文人大捧特捧，愛

珠得此異寵於是每日串演時振起精神把那裏語穢詞如數家珍一樣的加進去以博一般賞識家歡迎那時臺下的劈拍劈拍掌聲真如秋雷怒轟振破耳鼓愛珠除二處遊戲場外還要應酬喜慶人家堂唱有時候還要招待幾幫熟客在他家內碰碰和打打撲克他一人身上能吸收幾路金錢所以彌勒老三待他的情形與寶珠大不相同午飯後愛珠坐在房中面對着鏡子背後立一梳頭阿姐正

與他篋梳香雲他的媽媽坐在一橫頭代他刮剔用齷齪了的篋箕愛珠忽然朝着他媽媽說道媽媽僚阿曉得一樁希奇事體前日子妮格面接着仔一封信說是陰格團裏寄來格大家拆開來看看妮幾化人才看勿懂文理深得來後首撥仔帳房先生看說是勸妮改良灘簧格僚想妮唱灘簧格幾化人篤到說要妮改講善書花烟間裏勸守節格是要妮性命哉灘簧

情恐怕一百多條上海灘簧嚙不一齣好算數格嚙但想甯波灘簧比妮要壞得多來僚篤勿去講張專來向妮說阿是妮女人好欺瞞點篤阿要氣數……老三當亦接着說道蠻對妮亦因為堂子飯吃怕哉來篤唱唱灘簧再要規矩嚙不格哉像妮對面阿珍姐篤僚僚兩個討人（買女）上節包勒篤長三堂子裏起初生意到蠻好格一聰落陰格交易所倒脫仔幾幾化僚篤吃着仔一大

批漂帳總想冤勿冤妮小姊妹道。裏陰人囑不討人比較起來還是。白克路白鴿老七俚僚來勒開北。烏有路開仔一月蠻大蠻大鹹肉。莊兩個買因生得蠻好做仔坐莊。裏頭陳設都是柚木傢生銅牀咧。浴室咧消毒器咧電話裝仔三五。隻真個講究得來記得該年仔開。哈兩派和嚴格辰光來仔幾化代。表爽得來刊俚篤該面去白相拿。出來格一動手就是二百塊篤妮。格明珠笨貨上仔幾轉莊終歸勿。

會大進帳過北海格老大阿姨勿。是有三個買因都入仔磨金黨格。末進帳好得來出起仔二個鐘頭。轉來終歸要拿有仔二三十塊洋。細得來僚想好勿好像妮實梗唱。唱灘簧賺着仔一百洋鈔真真要。忙煞快哈格氣勿過還要來尋着。妮二人一對一答正講得起勁梳。頭阿姐已把辮子梳好笑嘻嘻的。說道阿姨搭仔二小姐才勿要生。氣恬想哈格團既勿是巡捕房又。勿是領事公館妮住勒租界上只。

要外國人囑不閑話就是道臺衙。門亦勿礙格該種人勿去睬俚就。是哉多講俚做啥說畢下樓去了。愛珠見三點鐘將到裝飾停當亦。即忽忽往遊戲場去唱那上海灘。實老三在家收拾妥貼也至三金。棧照料一切吾且按下不表。歲月去如流轉瞬又是一年那寶。珠第一任臨時丈夫高雲漢因爲。他父親在漢口開了一爿水果分。行叫他前去照料并把妻子亦遷。居到漢口所以一去二年茲因生。

意○清○淡○反○要○虧○折○故○決○計○把○分○行○
收○歇○雲○漢○依○舊○帶○同○家○眷○過○返○上○
海○衆○務○略○定○忽○記○着○他○往○日○相○好○
到○了○晚○飯○後○就○朝○北○探○望○寶○珠○至○
積○因○里○誰○知○桃○花○依○舊○人○面○已○非○
其○時○愛○珠○尙○未○出○去○老○三○令○其○十○
分○獻○媚○雲○漢○再○三○探○問○寶○珠○下○落○
老○三○目○禁○愛○珠○叫○他○不○說○待○至○老○
三○走○開○方○由○愛○珠○私○行○關○照○知○已○

降○落○作○下○等○妓○女○雲○漢○別○愛○珠○出○
外○尋○至○揚○子○里○口○寶○珠○一○見○愧○羞○
十○分○當○近○其○至○內○訴○說○別○後○苦○情○
聲○淚○俱○下○幸○雲○漢○到○是○一○個○很○有○
義○氣○的○人○并○不○厭○憎○且○不○願○應○着○
始○亂○之○終○棄○之○二○句○話○頃○一○月○後○
化○却○二○百○幾○十○塊○洋○鈔○竟○把○寶○珠○
拔○出○火○坑○就○在○彌○勒○老○三○隔○壁○租○
一○間○屋○作○爲○外○室○寶○珠○自○從○良○後○

克○勤○克○儉○樸○實○非○凡○但○是○不○久○他○
竟○買○了○一○個○五○歲○的○女○兒○據○說○若○
有○美○麗○的○還○要○再○買○一○個○他○的○妹○
子○愛○珠○與○明○珠○也○都○已○每○人○養○着○
一○個○小○女○兒○出○了○十○塊○洋○鈔○一○人○
儼○然○亦○做○起○媽○媽○來○了○咦○提○倡○禁○
娼○的○人○那○裏○知○道○呢○





一笑

樂天

劉信斌禮拜六晚上回校時候滿面春風露出一種極得意的樣子到了自己三三號室內只是發笑一會照照鏡子低低說得剪一剪髮了一會看看皮鞋一會又開開箱子尋出一身春花呢洋服自言自語道他對我相視而笑不能說是無意別人我不敢斷他怎樣我呢雖不能說是十分漂亮若以一校論誰不推許我我這面貌自信力是有的況他又是極其美麗這惺惺惜惺惺是確有把握的我倒不可疏忽再說我既然以他爲無上上的人他必然也作此想

人雖分男女心確是一樣不分男女的那麼他回家後一定也同我這樣在那裏發感想呢又想到明天得早點在他門口恭候遲了恐他已經出門遇不着還在其次如以我爲無信不去候他那如何對得起人呢劉信斌此時好像果真有約似的便躊躇起見面後這第一句話是很難說的說甚麼好呢咳不管他到那時再說這一夜劉信斌睡在牀上何曾合眼就憑着他理想去一件一件籌畫起來連借何處飯店或某方會館方適宜行那文明結婚禮的事却籌

一 笑

晝遇全方想睡。一睡窗上已透白光。劉信斌也顧不得再睡。連忙下牀。不過這一小時內所作的事。沒有一件不是錯亂。與他平日行爲大不相同。有問他爲甚這樣慌忙。他就一笑。好像這一笑就可表示他慌忙原故似的。

老趙與劉信斌同班。彼此又很要好。所以他們每逢星期總是兩人約在一處玩樂。老趙見今天星期天氣晴暖。很爲高興。急急梳洗。便來找劉信斌。打算先同往公園。後再訪友人。那知到了三三號室內。並無劉信斌。以爲他或是在運動場上打棒球。也未可知。就信步走到三五號室內。問王王就把適才劉信斌慌忙情形告訴老趙。並說此時他出去約有一點多

二

鐘了。老趙很爲奇怪。說他家又不存在本地。就是訪親友何用這麼早呢。嘴裏說着。就走出來。回到三〇號室內。略爲部署。便戴起帽子。訪他友人去了。

婉華你看。今天真是明媚春光。風輕日暖。偏巧是禮拜六。我們上那兒玩呢。先生說得可笑。甚麼月考快到。叫溫理溫理書。其實我們平時就沒荒廢。此時倒不用忙。那臨陣磨槍。雖能僥倖一時。也是自欺自呀。我不是自誇。別說月考就是大考。我也不怕。到是我們今天得擇一個風景好的地方走走。或與我們作雜記。上不無小補。郭麗姑你說的話。我很表同情。午飯後我們就走。

麗姑。我們今天所領略的是可作篇三春郊遊記了。

最可愛的這條曲折的道路楊柳夾道桃花暗暗隱着和那邊青溪蕩漾真是一幅天然的圖畫大凡人烟稀少的地方那風景絕不會惡世上有錢的雖有自己造的花園專面部置就再有邱壑總不及這天然不要看那雕梁畫棟處處加意皆是人力穿鑿而成的所以板呆無趣不似此地亂草野花隨便點綴便覺活潑而有生氣我們兩人可謂不俗今天居然知道到這處來走走不然這花木就要笑人了麗姑道真是真是我們這次遊玩可以算得最有興趣你看前面也有個少年走來這人也不俗嗎婉華一望道你此時方看見嗎我們出門時就看見了不知幾時又遠在前面雖是也在這兒走恐怕是道不同吧

一 笑

說罷一笑兩人手挽手又遊覽一回麗姑道我們遊興已足可以回了我由此回家甚近明天見罷婉華回家悶悶不樂心裏想那少年直跟到門口可見得我所說道不同不是冤枉唉現在還高唱甚麼男女社交我原很不贊成其實我腦筋也不算舊却因男子尚不到這程度何以見得呢譬如幾個男子在一處辦事其內總有兩個格外要好或大家在一處隨便說笑這都是人之常情男女一樣的但他們却以爲都是男子沒甚感觸假使男女社交公開女子與一處辦事這談笑本是自由偏他們要在這上處處用心於是就要各人憑各人的理想去武斷了雖說良莠不齊有好有壞但好的總不多見更奇的

三

一 笑

自負面貌長的好的男子修飾處處都學女子那也不用說他但他要是在街上走時如也有一位面貌長的好的女子無意間望了一望或分明不是望他他不過巧在那方行走他却問青紅皂白就爲有意立時便換出一幅幾希面孔要是面貌醜的如此他也不問是與不是就把頭快快的掉過去頓顯出厭惡樣子其實美呀醜呀望與不望都是本人自由或出於無意那知他們就以此武斷人心如此道德不論將來結果也可概見了婉華胸中本極光明所以上牀倒頭便睡覺了

劉你一早上那裏去我到你屋裏時連你影子都沒有我本想約你一齊出來因你既已出去我就訪個

四

友人誰知沒訪着想回校看看你回來沒有不意在這兒遇着巧的很你在此走來走去作甚麼劉信斌道老趙我也不瞞你可以助我一助嗎我昨天在這處遇見一人他的相貌我也說不出怎樣的美麗後來我便跟了他遊了一處野景他曾望了我一望還承他笑了一笑大概必有希望你我想我今天焉有不早來恭候的道理嗎老趙道你說的就是這路南的鍾宅吧我倒認識劉信斌大喜連忙說這話當真你可以替我紹介嗎老趙大笑說現在有點饑餓等吃過飯再談劉信斌原知老趙向來是這種你急我不急的脾氣既不敢催他講又不敢不服從他命令遂同往吃飯兩人復回到學校到了三〇號室內老

趙說聲請坐。劉信斌此時實在再忍不住，便問道：「可以紹介嗎？如果成功，我必重謝。」老趙一面吃茶，一面笑嘻嘻道：「這重謝是不敢當。我問你：他這一望一笑，你有甚麼可以證明他是對你何以見得不是望的？那一方景緻，或那一方有甚麼可與人望的？遂望了一望，你不過那時剛巧在他眼望的那一方行走，你便以為望了你，這不是理想嗎？你說還承他一笑，是有希望的，但這喜怒本是個人的自由，願幾時笑，幾時就可以笑，再說或是心裏想着甚麼，可笑便笑了。」

出來或是兩人同走，談到可笑而笑，請問你那時是他一人呢？還有同伴？劉信斌道：「倒是有同伴，一人老趙哈哈大笑道：「這更不用說了，必是他與同伴說笑，你巧在那時，便一齊拉在自己身上，這是你憑着理想而去武斷，可謂色迷心竅，胡塗該死。」老實告訴你，別人我不知道，是怎樣，這位鍾婉華女士，我是知道的，況他未婚夫梁有德，即日回國，便要結婚，你這種理想，武斷快快收起，不然被鍾女士知道，那才真真要對你一笑。」

交易易所之識

愛 嬌

自交易所失敗以來，有無數俗語詞典，遂成識語。茲記如下。

▲套進 上海人上當謂之套進。現在做套頭者都套進了。

▲軋平 取兩面軋平之意。

▲拍弗出 拍板拍弗出。

▲交割不清 每至交割期，不能交割。

▲弗是好交易 此猶『路道弗對』之謂然，今則實應此語矣。



戲院中之名片

顧梁鵬

在津浦特別快車由南往北路過了。
濟南車站時候正在天亮未亮黑
也不黑月亮還沒有下去車站上
的人全都塞滿了等候火車遙遠
望見一股黑烟不一時又聽氣笛
烏鳴曲彎成蟻形走過天橋到了
站口停着這一陣上車下車搶坐
位爭地方搬行李連東西人聲嘈
雜把車中人一夜的香夢全驚醒

頭等車包房裏有一女士名周秀
豪家裏在上海經商頗爲巨富也
乘這次車到北京看他的姨母去
臨走時候他母親交給他一隻戒
指價值七千餘元帶給姨母他上
火車後到晚上却要歇息了又思
念行旅嘈雜戒指別遺失所以一
天到晚帶在手上他又聽說火車

上有位太太睡着時被賊人把手
鐐扒去了他又想睡又恐怕遺失
戒指最後想出一個法子却把戒
指安置皮包裏把皮包置於枕下
竟扶頭而睡等到第二天過了濟
南被熹微曙光照在臉上驚醒他
起了趕快檢查戒指翻找殆遍連
皮包竟不翼而飛了他這時驚恐
失聲

到了北京住在姨母家當晚報知
警察而一般偵探也無從找起秀
豪同他姨母全都惋惜也無濟於

戲院中之名片

二

事了。

劉成德是秀豪的表兄。一天在戲院中看戲，旁邊坐一人，年約二十多歲，穿的很華麗，帶着托力克眼鏡及灰色呢帽，手中擎着雪茄烟，看了有二碼戲，買票過來要錢。成德是先給了。成德看那少年不慌不忙，把皮包拿出，掏錢只顧看戲，誤把一張名片當作了錢票，擎給賣票的。賣票的說：「不是錢。」那少年細一看，是一張名片，上寫「周秀豪」字。麗英上海，他便忙置皮包中換了。

銅元票一張，與他成德一看，名片是秀豪。心想：「道秀豪是我表妹，表妹也不常來北京，北京認識人的也很少，怎麼他有我表妹名片呢？」成德就向少年攀談，換了名片。少年名片上是「李常清」，呈秋天津人。成德因問呈秋住何處，呈秋言住中西旅館。成德道：「改日到貴處請安，領教。」呈秋道：「不敢當。」一時戲畢，人散，成德回家，因問秀豪有個姓李名常清的你，認識不認識。秀豪說：「我不認識。」成德急說：「你真

不認識嗎？」秀豪想了半天，搖頭道：「真不認識，幹什麼？你好沒影的問我。」成德道：「你的戒指快找了。」秀豪喜的站起來，道：「真的嗎？」李常清他是大偵探家嗎？成德說：「不是。」第二天，成德和他母親說：「我今天下午到大津辦點事情，明天也許回來歇二三天，也許回來。」下午他也不上車站，竟把行李搬入中西館內，住三十五房子，隔壁三十六號，就是李常清宿舍。成德也不找常清，常清如在屋中，他就永不

出房門聽其動靜如何常清出去。他就到櫃上和掌櫃盤問常清。何日來此是幹什麼的旅館掌櫃查查帳簿的說李常清是三月初二來的他幹什麼我們也不曉得。不過只知道終日在外吃喝嫖賭罷了成德記在。心。到屋子內細一算秀豪也是三月初二日到北京等到晚上常清同二個朋友進來。到屋中說半天話成德就關上門。息燈伴爲睡覺就側身傾耳向板縫聽其密語一人說呈秋你這

幾天腰間很硬你又得了什麼好買賣啦常清說沒有什麼好買賣你要用錢我借給你就是了那個人說不行你不實說我就聲張了常清笑說你把門關上看看外頭有沒有人再說那一人說沒有人全睡了常清慢慢細聲說成德那面把耳緊貼牆壁縫絲毫不敢動只聽常清說那幾日我們不是窮的不了嗎我不是到上海去了嗎我看上海更沒我們下手之處所以我三月初一乘津浦快車回

京不意車上遇見了一個小姐想必那總次長的女公子了他手上……到此便揭起窗帘四望成德更用心細聽復又間斷聽不見急得一頭汗極力屏氣細聽又慢慢的說他手上有一個戒指光耀射目我非常注意他永帶在他手上不拿下來讓我凝視一天也不得下手我想個主義。到夜間人靜時再下手我就吃完飯再到彼處那小姐已在臥房睡着了。我喜出望外就趕快附身旁十指看完

戲院中之名片

全沒有我就頓然失望。失望了半天。忽然一看見他枕底下夾皮包。一個我一想不能白來皮包拿走。是好的我就輕輕的抽出置於懷裏。在車上也沒敢看。一直到旅館。夜裏我打開一看皮包裏有鈔票三百五十元現洋三元五角名片十數張……常清遂拿出周秀豪的名片來給大家看。那二人也不說別的。成德聽到此處想道：戒指呢？又聽常清續言道：皮包全搜索完了。哈哈你們可想不到的。

事情來了。什麼呢？那隻戒指就在皮包第二層一角裏塞着……那二人驚喜道：戒指讓我們看一看。行不行？常清道：戒指第二天我不敢久存。就到金店裏去給變錢來了。合着買了三千塊錢……說到此常清轉道：天不早啦。快二點鐘啦。你們也回去啦。明天下午二點新世界見。成德聽到此處便輕輕的抽身斜在牀上。一夜也沒睡着。第二天一早七點鐘到金店買貨。要最好的戒指夥計拿了五六個。

他問道：還有好的沒有？夥計道：還有一個最好的。恐怕價錢嫌太貴。成德道：多少錢？夥計道：九千塊錢。成德說：拿來我看看。夥計拿了出來。只見那戒指中間一塊金鋼鑽約有小姆指蓋大小。相似光芒四射。真令人可愛。四圍還有小金鋼鑽七八個圍繞大的嵌着成德仰着面想一想。秀豪與他說的對不對。看一回。想一回。彎曲二指置於唇邊。出神約有五六分鐘工夫。夥計凝視着也不知看上看不

上成德遂首肯因向夥計說我要這戒指先別賣待我找一個人來要買就買他不買我也要買成德回家一進門便向秀豪道妹戒指找着了秀豪一聽跳起來說哥哥在那裏呢成德道你同我

去看一看對不對再說秀豪忙同成德到一金店見了那個戒指不肯釋手向成德說就是這個成德說真的嗎秀豪說真的成德說你等一等我就來不一刻成德便同常清還有四個警察來了夥計大

吃一驚成德向夥計拿着戒指指常清說這個是他賣給你的不是夥計問掌櫃說不錯常清俯首無言面同白紙四個巡警帶着成德秀豪常清金店掌櫃的及戒指上警察廳去了

德

偶

便

拾

近日各大建築物對於廁所漸形考究往往淨潔無塵猶憶德靜山撫某省辦差者於署中建涵樓一所四周圍以玻璃窗光明洞澈略無纖翳外加管僕唯德得如廁不許他人闖入幕中數友皆選事人一日公題一額懸其上曰實爲德便

滑稽問答

葉身康

問 甲該乙欸計銀幣萬圓訂期三百日到期本利

如數付還而乙仍以甲債務未清起訴其訟點爲何。

答 訂期三百日此三百日當有三百夜甲未將此三百夜之債權逐夜交還日夜鐘點平均其訟點即追償此三百夜之損失。



社會百問題

●兄弟失和問題

馬振華

第一期星期社會百問題裏有位拈花先生的夫婦反目問題一篇。在下讀了又讀。愛莫忍釋。羨慕到五體投地。見獵心喜。因寫出那兄弟失和問題一篇。來和諸位研究一下。

兄弟失和問題。十成之中占着六



交易所現形記(九)

老主顧記述

第五回

蕩產喪生名醫末路 停辛佇苦賤席抗顏

話說徐拙仁把戴叔達失敗的事跡講給汪子文聽。子文動了好奇之心。又追問支那交易所股大漲大跌的內幕。拙仁道。不瞞你說。這一次風潮。我也險些兒帶進在裏面。幸而見機得快。總算挫折得還少。否則少不得也要投黃浦去了。現在時候還早。索性把這個內幕慢慢講。先告訴你一個人失敗的歷史。不知你要聽不要聽。子文道。不知是誰的事。怎的也失敗了呢。聽說如今做交易所生意的都是賺錢啊。怎的我們認識的幾個親戚朋友。却都是蝕本呢。拙仁道。從前我也懂得。交易所究竟是什麼一回事。如今是澈底瞭解了。那裏是做生意委實

成。也是一個大問題。天下的父母兄弟。或者見了這一篇。因此覺悟一些。也未可知。

兄弟失和的起點有兩種。一種是遺產的關係。一種是妯娌的同居。他的結果呢。也有兩種。一種是面和心不和。一種是永久的不和。遺產的關係。製造失和最容易。何以見得呢。因為遺產的事情。他們的心裏。必定懷着畢生只遇着一次的意見。用着幸勿錯過機會的。一句來斤斤較量。不顧父母的體

是一種賭。這種賭法。完全是把身家性命做孤注一擲。贏了。就買汽車。買房子。討姨太太。花天酒地的。胡用賺來的錢。也並不積肉。要是輸了呢。不是逃匿。便是尋短見。你想這種交易所害人。不害人。可是有些人。知道交易所是發財的捷徑。大家都想效法了。公債交易所是不必說。組織將要成立了。明後天就要收股款了。外面認股的人很多。你搶我奪。好像今天一塊錢。買了明天就會變一百塊錢的樣子。所以大家報認的很多。總是一千股。一報有位朋友。他一個人報認了二萬五千股。真是駭人聽聞。據說照報認的數目核諸股份定額。已相差了十餘倍。所以要按成折扣了。才好分派呢。因此又有一輩人在那裏組織一個交易所了。這一輩人是棉紗幫居多。也大都都是支那交易所的經紀人。因為此番風潮。雖然吃了些虧。却學了不少乖。見獵心喜。所以自己也組織交易所了。這個交易所聽說名目也有了。子文道。叫什麼呢。拙仁。

面。不。論。手。足。的。情。誼。只。管。用。他。們。的。私。見。和。對。付。的。手。段。於。是。口。角。咧。武。力。咧。爭。訟。咧。演。出。種。種。的。活。劇。血。肉。相。搏。視。兄。弟。如。仇。人。造。成。永。久。的。不。和。縱。然。到。了。事。過。境。遷。總。無。和。睦。的。希。望。倘。若。有。兩。相。劇。烈。的。時。節。有。一。方。面。退。着。一。步。認。虧。一。些。就。沒。有。這。活。劇。演。出。來。了。兄。弟。和。睦。豈。不。光。榮。嗎。妯。娌。同。居。本。是。一。個。兄。弟。圓。牆。的。大。製。小。廠。大。凡。失。和。的。起。因。總。在。極。微。的。事。意。見。不。合。遂。成。口。角。然。

道。他。叫。中。國。紗。業。交。易。所。上。星。期。金。慈。鳩。來。告。訴。我。的。他。有。一。個。同。鄉。也。是。紗。業。交。易。所。的。發。起。人。從。前。生。過。一。次。很。重。的。濕。溫。傷。寒。是。金。慈。鳩。給。他。診。治。好。的。此。次。發。起。交。易。所。捏。穩。了。會。發。財。的。總。算。他。有。良。心。也。來。拉。他。做。個。發。起。人。以。報。再。生。之。恩。金。慈。鳩。非。常。歡。喜。自。然。應。允。誰。知。過。了。沒。有。幾。天。金。慈。鳩。已。歸。黃。泉。路。去。了。說。給。誰。聽。也。不。信。的。子。文。詫。異。道。金。慈。鳩。死。了。麼。可。是。那。個。南。潯。醫。生。麼。拙。仁。嘆。道。正。是。那。個。南。潯。醫。生。的。金。慈。鳩。可。憐。他。已。死。了。咳。近。來。我。們。醫。界。裏。不。論。是。中。醫。西。醫。好。些。人。都。投。身。到。交。易。所。裏。去。做。買。賣。將。來。像。金。慈。鳩。收。場。的。人。一。定。還。有。在。後。面。呢。子。文。道。金。慈。鳩。的。醫。名。很。好。做。醫。生。也。就。毀。吃。穀。用。了。再。要。去。做。交。易。所。賣。買。真。是。貪。心。不。足。現。在。他。也。死。了。說。句。刻。薄。話。或。者。他。生。前。在。醫。道。裏。作。過。孽。也。論。不。定。呢。他。做。醫。生。出。名。也。奇。怪。得。很。前。六。七。年。在。上。海。也。從。來。沒。聽。見。過。有。這。醫。生。啊。拙。仁。道。我。從。前。

後在丈夫面前各訴其長。最末一計告着枕頭狀。這時的丈夫鮮有不聽妻子的訴說。偶爾也有不聽的。總在少數。如此妯娌的失和。一變爲兄弟的失和。小一些關係。就是面和心不和大一些關係呢。却製成永久的不和了。雖然婦女們的量氣天然小的多。男子的量氣却要比他們寬大一些。惟獨經着枕頭告過狀的男子。十成倒有九成不寬大了。倘若兩方面做丈夫的。能在這裏想着讓一步的思量。

也不認識他的。有一次中西醫因爲要聯絡感情。開了一個會。大家研究過病理學。與他談了幾句。後來便慢慢的熟識了。他從前住在南潯鄉。裏他的父親是種田的。他幼時在鄉塾裏讀書。要算是最笨的了。一過了十八歲。却豁然開朗。天資倒變得聰明了。這時他父親改農務商。稍爲有些積蓄。從新把他送到學堂裏去。後來又給他去從了一個醫生。學習居然很長進。不久就懸壺了。可是生意很清。沒甚人上門去請教。恰巧當地富戶龐家有人生病。請了許多醫生。藥石亂投。病非但沒好。反而加重了。當地的醫生差不多請完了。才想到金慈鳩。合該他要交運。開了一張方子。吃了幾帖藥。病勢減輕了些。又去診了。幾劑病就全愈了。龐家才重重的酬他。到處給他譽揚。當地的富戶因此都很信任他。生意就蒸蒸日上。後來南潯幾家富戶。像劉家。咧章家。咧龐家。咧都遷到上海來住了。所以他也到上海來應診了。凡是住在上海的南

就製不成失和的兩個字了。

兄弟失和的起點。却是爲着遺產和妯娌兩種產生的。研究這病根子。實在是不良的母教種下來的。何以故呢。我有一個譬喻在這下面。不過是極微細的一種。而無意之中佈着的子。以及釀成一切事故。還真多着。一時也研究不完全的。只得各自去細細的推想了。譬如一家人家。有兩個孩子。大的四歲。小的二歲。同時的哭着。那做媽的。必定要拿一些東西給他們。

湯人生了毛病。都是請他診治。好像是專利的樣子。他的進款。一天總要一百多塊錢。左右幾年之中。積蓄積蓄。也是個小小富翁了。大家說他手裏有二十萬花頭。其實二十萬是沒有的。八九萬是只多不少的。因此有人去勸他做交易所股票。他也眼見南潯章家做得很得利。因此動了心。恰巧支那交易所股票最出風頭。從六十三元漲到一百八十三元的時候。他陸續買進了一千股。又陸續賣出。一共賺了一萬二千餘塊錢。他想這許多錢。真是診起病來。總要一年才收到這許多診金。罷。究竟做生意賺錢容易。發財不走捷徑。真是呆人。照此買賣。要賺他的一百萬。二百萬也並不煩難。我要是良心平一些。賺他三四十萬。就洗手回到南潯去。造一所洋房住。住省吃儉用。養老費不愁了。想定主意。又委託經紀人在支那交易所裏陸續買進了五千股本所股票。買的是第三個月期的期貨。他買進時候的價格大約總在一百七十餘。

吃可以止他的哭聲。於是給東西的時候，嘴裏必定說着：『弟弟吃糖，莫要被你哥哥知道了，他要搶你的。』暗地裏拿着糖，對着小孩兒，哥哥吃糖，莫要給你弟弟知道了，他又爭多嫌少的哭的。

諸位看了以上一個譬喻，是不是因着細微事故，在無意之中，已種下了兄弟失和的根子了麼？讀孟子『東家殺豚』的故事，我覺着孟子的聖賢，全恃孟母的母教製造的了。

元左右。並且這時候期貨價格很奇怪。本月期價格反比第二第三月期大。第三月期的價格比第二月期還要小。所以大家貪了小便宜，買進的都是第三月期的期貨。待到本月期交割計算下來，賣出方面交貨很多，買進方面掉頭銀子很費力氣。後來總算把交割手續辦理清楚。可是下月期的價格因那一次的人心恐慌，就跌下來了。人心一虛，休想回得上去。所以又構成第二次的風潮。金慈鳩仔細一算，一共要蝕到二十三萬八千多塊錢。經紀人已催了好幾次要解追證。金慈鳩現銀子早已完了。後來把別種股票存單，一古腦兒賣的，賣押的，押拿去湊數。依舊不敷。又把梅白格路新買的一所房子也賣了。誰知依舊不敷。却又捨不得，就割掉。後來情形越瞧越不對了。決定待他稍為回漲一二塊洋錢，便加數賣去，免得吃大虧。可是價格只往下跌，總不肯回上來。因此愈陷愈深。他才懊悔，不曾早賣，就照當天的市價限了一

聽了上述，不得不高唱遺產萬惡。不能不贊成小家庭的制度。是最適當。勿必去嘗那妯娌失和促成兄弟失和的滋味了。

●盛出喪問題

西河漁父

出喪哀痛事也。而加之曰盛。抵觸孰甚。

今之富家出喪。儀仗之盛。窮奢極華。猶其餘事。尤有荒謬不得解者。試言其數端。社會百問題中。或宜評摘也。

個價格知照經紀人。叫他如數了結。這限價是因為防經紀人作弊。譬如賣了九十元一股。他却說只賣得八十八元。經紀人就從中可以揩兩元油。你要是責問他。他一樣可以指出第幾盤第幾筆交易做的那事。證得過他。所以一定要限一個價格。他才不敢作弊。就是作弊也作得小了。做經紀人的。不管你是賺錢蝕本。有弊可作。他總要想法子揩油。金慈鳩也算是洞知此中弊竇。所以限定價格。誰知價格日跌。逐步在他限價之下。所以總賣不掉。因為九十元的時候。他限價九十五元。因此賣不掉。待到他肯照九十元賣了。可是市價又跌到八十五元了。又賣不掉。如此的一脚陷一脚。好似一個人跌入泥窩裏去。要想爬起來。拔了左脚。右脚反而陷了下去。待到右脚拔起來。左脚用了力。又格外陷得深了。他也是如此。心裏焦急。非常經紀人又跟緊背後。要他解追證才解。一次下一次。又來追了兩天。一追一天。一催甚而至於上下。

大鑼黨大肚劊子手茶箱軍夜班等迎神賽會中所用者也。今闖入出喪中迎神歟。出喪歟。不得而解。鑾駕誥命銜牌翎頂補褂之遺容。完全前清派頭。招搖過市。見者亦不怪。現在民國歟。抑仍係滿清歟。不得而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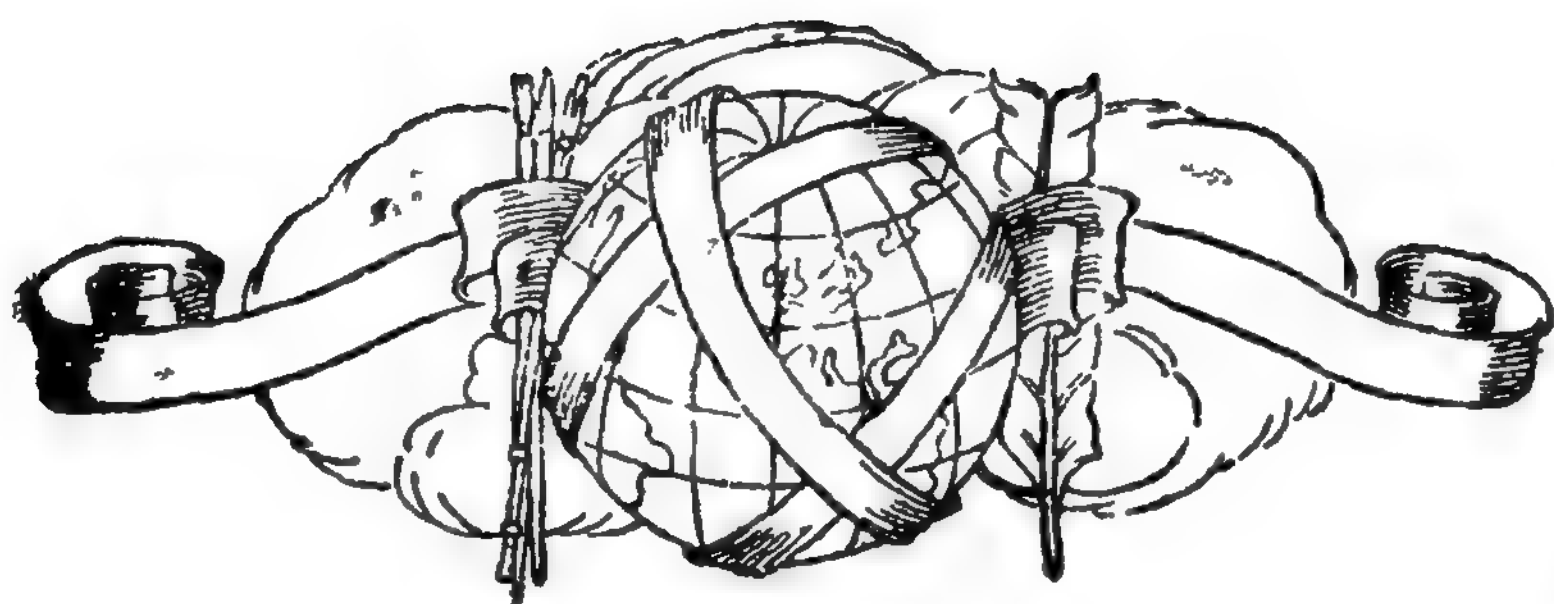
中國細樂外國軍樂吹彈鼓拍有梅花三弄調有五更調都靡靡歡樂之音。出喪歟。娶親歟。不得而解。凡屬親友送喪者古禮當步行執紼。現都騎馬相送。不得而解。

半天多來追討了真急得他屁滾尿流。他想現在把已解的證金完全充公以外至少還要蝕十萬零六百多塊洋錢再攪下去一定要傾家蕩產了。這筆賬怎了呢。越想越急越急越沒辦法才轉到尋短見的念頭。以不了了之。他是吃的生鴉片烟。待到發覺請人施救已是無及。真可憐呀。子文道。一個名醫如此收場。誰也想不到的。拙仁道。我也是醫生。瞧他如是真是狐死兔悲。唇亡齒寒。咧他起初賺錢的時候。股子漲到一百八十三元的那天。支那交易所因爲一天之中暴漲了三十二元。貼了一張揭示出來。宣布暫時停市。買賣兩方一律要徵收追證金四十元。增證金二十元。收齊以後方始開市。這張揭示剛貼出來。金慈鳩在看臺上眼快搶先去瞧了。心裏頓時一急。想這許多現錢一時到那裏去。掉頭停市。又不知停到那一天。不要就此關了。豈不是本利都脫空麼。心裏一急。眼面前黑了一黑。險些跌交。抱頭鼠竄。而回你想像。

考妣之喪。孝子坐包車中。鼻架眼鏡。口銜雪茄。顧盼自得。喜氣揚揚。似不像泣血稽顙之態。送考妣喪。而不肯微勞貴步。必乘包車。昭其闊歟。抑苦欠過於昏迷。不能步行。歟。不得而解。

紅樓夢中。秦可卿之喪。賈政云。『喪禮甯戚。』政老究竟迂腐。實在行不通。現在的治喪。實令弔者大悅也。

這樣沒用的人。怎能與交易所裏。油天。滑地的商人角逐呢。子文道。不錯。那天我也在那裏。瞧熱鬧。確曾瞧見有一個人。搶先從看臺上奔下去。讀了揭示。發瘋一般出去的。這種情形。還好像在目前。金慈鳩。却已作古了一個人的生死。想了真怕人呢。這兩次的風潮。內幕中一定有人播弄的。你可知道麼。拙仁道。說來話長。得很。不是三言兩語所能講得完的。我現在有件事。要到別處去。我們過一天再談。何如。子文道。阿呀。我也有要緊事情在身。咧。不能談了。我們明天見罷。二人就此分別。不提。再說陳佩霞自從被舉了支那交易所理事之後。白新可與勞志剛兩人。因他與謙伯最接。並且支那交易所籌備時候的費用。都是由他墊付。所以凡事總與他商量。謙伯呢。各處事情很多。難得到所裏來的。理事長的圖章。與謙伯自己的私章。都交給佩霞。託他代打打印。因此佩霞倒儼然有代理理事長的神氣了。華大保險公司反。



交易所現形記

一〇

而。不。很。到。了。華。大。公。司。買。辦。雖。是。郁。謙。伯。可。是。他。也。難。得。到。的。向。來。由。副。買。辦。陳。佩。霞。代。理。一。切。現。在。佩。霞。又。常。駐。在。交。易。所。所。有。一。切。事。情。只。得。由。總。賬。房。毛。拭。圭。接。洽。大。的。事。情。打。電。話。問。佩。霞。小。事。情。或。者。頓。不。得。的。就。由。他。自。作。主。張。辦。了。因。此。毛。拭。圭。非。常。辛。苦。拭。圭。眼。見。佩。霞。進。了。交。易。所。沒。有。好。久。便。把。福。裕。里。的。綺。緣。姑。娘。也。娶。回。來。做。姨。太。太。了。單。單。身。價。銀。子。就。有。六。千。五。百。元。還。有。許。許。多。多。賬。聽。說。倒。有。兩。萬。多。呢。在。嵩。山。路。又。買。了。一。所。房。子。添。了。一。乘。轎。式。汽。車。想。必。在。交。易。所。裏。撈。摸。得。不。少。了。拭。圭。却。仍。在。華。大。保。險。公。司。做。帳。房。並。且。忙。得。不。亦。樂。乎。千。辛。萬。苦。做。事。既。沒。加。過。薪。水。又。沒。特。別。酬。勞。心。裏。正。是。很。不。自。在。有。一。天。爲。了。一。筆。佣。金。拭。圭。獨。個。子。上。了。口。袋。被。佩。霞。得。知。一。定。要。他。嘔。出。來。分。派。

（未完）



兩條道路 (三)

卓呆譯

第三章

這配爾沙都城周圍有無數丘陵起伏着丘陵與丘陵之間展開着多數豐饒原野這一帶的鹿兔等物向來很多實是史卡利亞王向人稱道不置的獵場某日那史卡利亞王計畫着的狩獵將要實行了這一天從早晨起只聽得四處有驅逐野獸之聲一向禁止人民

打獵的所以野獸聚得很多成羣結隊的亂逃亂叫這裏從史卡利亞王起上自朝臣下至兵卒都守着一定地位見有野獸逃來便放箭亂射到正午時分史卡利亞王已射得三頭牡鹿他非常得意對着一位白髮的宰相道你看我方纔射死的牡鹿大如駱駝你也得了五隻兔子麼你年紀大精力不



小說雜談

(琴樓)

□作哀情小說不在乎叫幾聲郎耶？妹乎？

□作偵探小說不在乎一定要說大偵探吸雪茄烟更不貴乎平常化裝化裝是偵探小說的一種救濟方法

濟了國王自己很誇張宰相便道。丘陵的中腹跟着幾個從者他性。是啊殿下的本領就是象也逃不。質本很溫良但是一朝動起手來。去的老臣得着五頭兔子已是很。這武藝決計不輸在哥哥下幼時。勞力了二人正在說話覺得草中。隨着老王常與哥哥到這獵場上。一陣腳聲一頭牡鹿發狂似的趕。來的那時他已是著名的箭手哥。來史卡利亞說一聲又來了即忙。哥還不及他箭無虛發百發百中。攀弓搭箭等那動物走近就一放。自己想起往事胸中還能引起一。恰中鹿的右眼登時倒在地上國。種快感咧不過今天他總不願意。王哈哈大笑那史卡珊南雖毫無。執弓箭他坐在草上眺望亂想着。打獵的興味又不能辜負他哥哥。與狩獵無關係的幼時事情丘陵。好意只得勉強跟來他正立在哥。野原流水都與昔日無異都與我。哥射死牡鹿的左面數十丈處小。幼時無異那時何等幸福一無勞。

□作社會小說不是專描寫幾個
破靴黨寫幾個迂夫子算是登
峯造極因為社會甚大不是這
一種狹社會中人所能代表的

□有一種人談起小說便提紅樓
所下的批評亦是人云亦云依
草附木了無新義一若不提紅
樓髣髴是沒讀過小說似的不
批評紅樓髣髴是不曾看小
似的

苦只是融融的度日……現在耳
中只聽得一陣陣驅逐之聲。又有
一種野獸的悲鳴和着一回兒草
中似有足音逼近一個從者叫道
戴達德利王殿下。一頭鹿來了。從
者告訴他有鹿走近他。僅僅點頭
並不睬他。少頃空氣中有箭飛過
去的聲音。這不消說是一個從者
見史卡珊南不射便自己放箭了。
一聽得倒在草上之聲。史卡珊南
曉得野獸死了。但是這時候他仍
舊無心去回頭看他爲什麼。史卡
珊南在極盛的大狩獵中。他的心
竟在與衆人的勇躍歡喜全無關
係之位置上。他把帶出來的弓箭
拋在地上。呆呆的去想他的心事。
夕陽西下時。他獨自立起來離了
從者們。隨意向草原走去。驅逐野
獸之聲依然響徹雲霄。還有歡呼
之聲和着史卡珊南一壁想一壁
由草原走到一條河邊。水旁生着
五六棵老樹。他有些口渴。便掬水
而飲。忽然一頭牝鹿從草中趕來。
定是被人趕着逃過來的那樹下。

□一個人的精力有限。聰明有限。
生平的著作。好的也當然有限。
不見得篇篇皆是無上上品。然
而現在往往有一種迷信「人」
的現象。髣髴某人某人的著作。
東也是好的。西也是好的。久而
久之。弄得他自己也忘其所以。
偶然有人批評他半個不字。他
還要生氣。怪極。

□我的意思。批評小說。要取研究
的態度。和公正的精神。專就小

對清水凝視着的史卡珊南竟沒有入鹿的眼中那牝鹿一到這裏立定了回頭去看看自己逃來的地方史卡珊南一想危險了鹿這樣東西逃起來足力很速不過時常要回轉頭去觀看逃來的方向這凡熟練的獵師都曉得往往趁鹿立定回頭時放他一箭無有不中的史卡珊南也明白所以見鹿逃來倒替他安心他立定了回頭過去又替他着急咧他正想了這念頭不料預想適中一枝箭從空中飛來恰巧射中牝鹿的喉間那鹿亂跳了二三步悲鳴一聲已倒在地四隻脚在空中游泳似的動着一回兒趕來一個穿狩衣的人舉刀就在未死的鹿頸上一刺血從傷口流出鹿就此不動史卡珊南在樹下看這景象一見鹿頸中射出血來時他立刻臉色大變將顫顫的手遮着眼睛他的眼中髣髴又看見了王妃喉間射出來的血他就急急打算離開這裏此時這殺鹿的武士方始回頭聽見

說的『思想』與『文字』上。下適當的批評。良善的糾正。不涉作者個人的事。不夾感情作用的謾罵諷刺。這樣的能公開批評。小說的進步。一定很速。文藝的價值。一定增高。何以如今的許多小說家。對於當代的作者評論。諱莫如深呢。我真不解。

□小說易作而難工。名士派的小說不好。市僧氣的小說不好。蕩婦浪子式的小說不好。迂儒學

他便道：戴達德利王殿下在此麼？此人的語氣因着史卡珊南已聽見他的本領，所以覺得是無上的光榮了。即忙恭恭敬敬立着等候。他賞讚那知史卡珊南不答沒精打采的走下丘陵去了。他還走到五十步草中，又響起出一頭小鹿來。這大約是今年春天生的。離母胎不過兩個月光景，身體只有犬那麼大小，很敏捷的逃着鹿的本能。自然這小鹿也有的立立一定就回頭觀看後面了。他毛也沒大鹿那麼醜，茶赭色中有細斑紋。形狀煞是可愛。史卡珊南不禁立定了，呆看草中疾馳的小鹿。覺得他不獨回頭看着來的地方，又好像在那裏尋覓什麼。側着耳朵兒聽，再把他尖的臉向左右動着，悲聲連續不斷。史卡珊南暗道：他尋覓着母親咧。於是想起方纔那武士射死的牝鹿來。了一想，覺得不錯。這是他的兒子正在哭着尋覓他母親咧。想到這裏，不免流下淚來。又暗道：可憐啊！你尋的母親方

究式的小說不好。村落意味的小說不好。中國人喬裝外國人的小說不好。今之小說，月產數十萬言，能打破上項的弱點，與有特種的精神者，則有幾篇。此非我之眼高於頂的妄談。請大家平心靜氣的想想看。

口小說中夾載連篇累牘之詩詞，最爲討厭。蓋小說自小說，詩詞自詩詞。喜小說者未必解詩詞，解詩詞者未必愛小說。混雜一

纔在丘陵上遇害了。你快些逃罷。逃入遠處山中還可以保命。史卡珊南一壁拾一塊小石投去。打算叫他逃避。小鹿見自己的極近處有人立着。自然驚得急急逃去。不多一刻。氣喘喘趕來兩個武士。見史卡珊南便行一敬禮。說戴達德利王殿下可曾聽見有一小鹿逃來。史卡珊南說不知道。二人很覺奇怪。似乎萬不會聽不見的樣。子史卡珊南見二人手中都擎着生擒野獸的投網。便問道。把這網

去活捉小鹿麼。二人道。不錯。史卡珊南道。別去罷。無用的。二人聽了。面面相覷。很爲恐懼。只得答道。這是國王的命令。國王打算在戴達德利殿下歸國時。擎這小鹿贈與殿下。特地吩咐我二人去幹的。史卡珊南道。別去捉我。不喜歡這小鹿。二人只好答應。史卡珊南此時深悔不應該出來打獵了。方纔目覩牝鹿臨死時。四足在空中亂動。小鹿尋覓母親。哀哀叫着。這種事情。心中更覺得打獵的殘酷了。一

起小說詩詞。兩樣俱減了精采。如今做小說的人。漸漸的覺悟到文藝分類的思想。長篇大牘。刺刺不休的詩詞。却不多見了。也算是小說界的一種進步。可是有一派能做詩詞的小說家。却在一旁竊笑。他說這是如今新產出的小說家。奚囊中沒有自家的舊作存稿罷了。如果有了一定也要附載出來。出出風頭的……這句話只好讓他們「詩家詞家而兼小說家」的人

想再也不能在這裏咧。即向那兩個武士道。我有事託付你二人。我立刻要回宮中去咧。你們去傳給興的走下丘陵去了。

自命不凡了。

口西六句子的小說。半通不通。和

胸中空洞的人。最爲歡迎。最爲

佩服。最爲驚詫。可是給一派新

文化的人。大張旗鼓的罵跑了。

却也是一件痛快的事。近來却

不多見了。不過最近出版的小

說月刊當中。還有一兩篇碰見

並且還敘的是在外國的事體。

駢四儷六的本領更大。我們見

了。真是覺得『黃鍾大呂』了。又

印度

人生

殖若

鬼子

芬

意

一八九六年印度革命家甘地曾在印度麻打拉薩作

演辭曰。南非之印僑最受凌虐之苦。鐵路職員待吾人

如畜類。吾人不能安然行於街衢之上。吾人被視之爲

亞洲之污物。處處受人詬罵。吾人爲發臭之苦刀。害人

之動物。白人謂吾生殖若鬼子。據彼之意。當捕殺之若

鬼子云。

好像在舊書攤上翻着一部大題文府。

柏林某報述京系客寓之苦況。謂今日之住客寓者。有甫成親之嘉耦。有離婚之獨身婦人。有調京任用之高官。有不甘株守田園之戰期新寡。有歐洲戰後故國殘破之臣民。有革命亂後無家可歸之竊客。彼此相隔。僅絕薄之板片。偶爾一室夫婦口角。而鄰室左右。紛起聽隔壁戲。其在上桌共餐時。各色人等俱備。又如街市出會。好看煞人。臨餐居停主婦。恒據正中一坐。啟口無非愁嘆物價之增騰。有覩其愁容而聞其嘆聲者。恐明朝房飯加價。則已食之不得下咽云云。可謂描寫盡致。

滑稽小說近年很消沈了。簡直沒見着什麼佳作。有人說。近來連短的好笑話。全沒聽見。漫說滑稽小說。漫說是長篇了。劇界中自從趕三兒。羅百歲。趙仙舫。諸名丑歸道山以後。沒有好的丑角。小說界如今與舞臺上。一樣恐慌。亦正缺乏滑稽人才呢。